

著 桐 幽 韓

國 際 問 題 研 究 法



578
229
2

行 印 社 版 出 外 中

國際問題研究法

韓 幽 桐 著

中外出版社印行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

578.18031
229
2



目次

- 一·什麼是國際問題……………(一)
 - 1. 國際問題的定義……………一
 - 2. 國際問題的分類……………三
 - 3. 國際問題的產生和發展……………五
- 二·為什麼研究國際問題……………(七)
 - 1. 為國家民族的利益打算必須研究國際問題……………七
 - 2. 為鞏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必須研究國際問題……………九
- 三·研究國際問題的正確的態度……………(一二)
 - 1. 客觀的態度……………一二
 - 2. 科學的態度……………一七
 - 3. 學以致用的態度……………一八
- 四·研究國際問題的基本方法……………(二〇)

目次

T

1. 必須根據社會的經濟的基礎去研究國際問題	二〇
2. 必須從變動的發展的過程中去研究國際問題	二八
3. 必須依據因果法則去研究國際問題	四二
4. 必須全面地和在相互關聯中去研究國際問題	四四
5. 必須在具體情況中去研究國際問題	四六
6. 必須和人的實際行動聯系起來去研究國際問題	四八
五. 研究國際問題的具體方法	(五〇)
1. 研究資料的蒐集和運用	五〇
a, 什麼是研究國際問題的資料	五〇
b, 怎樣蒐集資料	六二
c, 怎樣運用資料	六八
2. 國際現象的分析和判斷	七五
a, 認識國際現象的真相	七五
b, 把握國際現象的動向	七八
c, 認識真相把握動向的各種方法	八三

一、什麼是國際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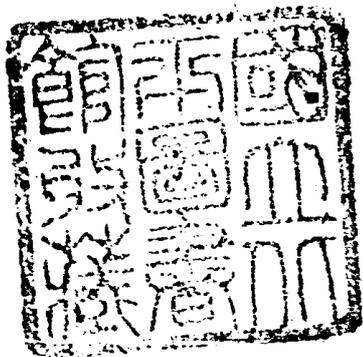
1 國際問題的定義

我原是不想給國際問題下什麼定義的，因為任何一個定義，那怕就是極完備的，極妥當的，也不能完全無遺漏地表現出一個事物的內容，而且這是很危險的，如果是讀者只在定義的範圍里翻筋斗的話。不過青年人太低有一種脾氣，喜歡一下子知道事物的全部。每遇到一個事物，總好問究竟它是個什麼。可以想像到他們翻開這本小冊子，一定首先就發生國際問題究竟是什麼？這樣的問題，而急於求得一個解答，我不能避而不答。那我只好先下一個簡單的定義放在這兒吧。

它是國家與國家之間所發生的各種問題。

那末，一個國家內部所發生的問題，當然不是國際問題了吧？讀者一定會這樣追問。我的答覆是這倒也不盡然。主要的是看這問題對於別的國家有沒重大關係，如果對於別的國家有重大關係，即使是一國內部的問題，同時也可看做國際問題。像張三牽了李四一頭牛，王媽偷了趙嫂一隻雞，這自然和國際問題，風馬牛不相干。但像一九四一年，十月間，日本內閣更迭，近衛文麿下台，換上一個東條英機，這樣的事，則雖屬日本國內事件，但却不能不認為國際問題。這是因為東條組閣的任務，是更加積極準備實行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在他上台不到二個月，便在南太平洋燃起了侵略的烽火。固然，

什麼是國際問題



向南方太平洋侵略是日本一貫的國策，遲早必將實行。但是由於東條上台，使這個侵略行動開了特別快車，一下子爆發了。如果當那次日本內閣更迭的時候，我們把它只看做日本的國內問題，而不加以重視；那就對於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一定會感覺到意外驚奇。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日本內閣的更迭，會引起關心國際問題的人們的注意和討論日本的南進，北進問題。許多人都已經看出，它的南進是有着充分可能的。也就是東條組閣和南方太平洋戰爭具有着不可分離的關係。像這樣的國內問題，當然應該同時當做國際問題看。兩舉個例，像在第二次歐戰爆發後，英國張伯倫內閣場台，邱吉爾內閣登場，這是英國的國內問題。但是誰都知道張伯倫是對德國採取安撫政策的，而邱吉爾却一向主張以武力抵抗和打擊侵略國的侵略。那末，由於張去，邱來這一次英國內閣的變動，便可看出英國對外政策的轉變，反對侵略國的積極以及國際反法西斯侵略陣線組成的可能。因此，它也是應該當做國際問題看的。再像印度問題，嚴格地說，它應該是屬於英國的國內問題。因為印度還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的屬地，它向英國爭取獨立，自主，可以說是國內革命的一部分。但事實上，它不懂是世界弱小民族解放運動的一部分，而且和國際反法西斯侵略鬥爭，有着密切的關係，所以人們都把它當做國際問題來處理。

自然，把一個國家與別的國家有重大關係的國內問題當做國際問題來處理的時候，應該是限於外國的問題，而不是本國的問題，假定說，在我們國家內部發生這類問題的話，儘管外國人可以把它看做一個國際問題，而我們自己却不好把它當做國際問題。例如政治協商會議外國人可以稱它是國際問

題，我們中國人則應稱它是國內問題。

像這樣，一個國家內部所發生的和別的国家有重大關係的問題。是可以當做國際問題來處理的。但一般地說，國際問題是國家與國家之間所發生的各種問題，我的定義並沒有下錯。

2. 國際問題的分類

所謂國家與國家之間所發生的各種問題，當然是複雜的，多方面的，如像國家與國家間的政治問題，經濟問題，軍事問題，文化問題，法律問題，社會問題等都包括在內。但這些問題中的每個問題的發生，並不是完全都和一切國家有關係。它可能是僅在少數國家間，或二國家間發生的問題。只要不是限於一國的純粹國內問題，便都是國際問題。因此，我們不妨在上面所說過的可以當做國際問題處理的國內問題外，更把國際問題做如下的分類。即一般的國際問題，少數國家間問題和二個國家間的國際問題。

一般的國際問題，是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甚至一切國家直接間接有關係的問題。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成立的國際聯盟，不僅當時極大多數的國家都已參加，都成了它的會員國，而且它所處理的問題，常是有關全世界的問題。因此，國際聯盟本身的性質，組織，產生，演變以及它的工作等問題，即屬於一般的國際問題。再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雅爾達會議，波次坦會議以及聯合國組織等問題，都是一般的國際問題。就戰爭而言，像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

戰，都是一般的國際問題。

少數國家間的問題，是只有幾個國家間發生的問題。例如這次歐戰開始後，英法土三國所締結的互助協定。其主要規定爲：

一一，倘土耳其遭受侵略時，英法將予以援助；二，倘因侵略結果而引起地中海的戰爭時，則土耳其與英法相互協助；三，倘英法爲保障希臘及羅馬尼亞致牽入戰爭時，土耳其應予英法以協助」。

這一條約的當事國是英法土三國，而內容涉及的問題，也只是歐洲的一部分，因此，它是少數國家間的國際問題。又如，一九四零年，巴爾幹小協商國，土耳其，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希臘，在南斯拉夫舉行會議，討論怎樣調整巴爾幹各國間的經濟關係，排除在歐洲本部發生戰爭的政策，維持各協商國的親密合作等，這從它的當事國和討論的內容說，也是屬於少數國家間的國際問題。

二國間的國際問題是僅在二個國家間發生的問題。它比較一般的國際問題和少數國家間的國際問題，發生得較多。可以說，只要國際間發生一個問題，起碼是和二個國家有關係。這例子，俯拾即是，不必多舉。像一九四五年德國投降後，英蘇締結友好條約，日本投降後，中蘇所締結的友好條約，都是二個國家間的國際問題。

在這里，必須加以附帶說明的，是國際問題固然是國家與國家之間所發生的問題，但也包括着某個國家的人民與其他國家的人民之間所發生的各種重要的問題。假定一個外國人在中國犯了殺人罪，

本來他應該受中國法律的制裁，和外國不發生什麼關係。但是在領事裁判權沒有廢除的時候，如果這個殺人犯是在中國享有這種領事裁判權的國家的人民，那他就要依據他的國家的這種權利，不受中國法庭的裁判。那末，這個問題，便不能算是單純的國內問題。在我們可以認為是對外問題，而在第三者看來則是國際問題了。再假定一個中國人，在美國生了一個嬰孩，這個嬰孩，依中國的法律在出生後就取得了中國的國籍，因為中國的國籍法是採血統主義，父母是中國人，子女便也是中國人。但美國的國籍法是採所謂出生地主義，因而在美國出生的，便是美國人，不管父母是那一個國家的國籍。這樣，一個嬰孩豈不要有雙重國籍嗎？但一個人只能有一個國籍，不能有二個以上或國籍。在這種情形之下，問題的解決，就只有依據國際法。像這樣，一個國家或人民與另一個國家的人民之間發生的問題（如前例），或一個國家的人民而與別一國家之間發生的問題，便構成了國際法上的問題（如後例）。國際法上的問題，在廣汎的意義上，也是國際問題。

國際問題的產生和發展

因為國際問題是國家與國家之間所發生的問題，所以在國家發生之前，不會有國際問題存在。但是不是有了國家也就同時有了國際問題呢？不是的。它的發生和國家的發生相距很遠。嚴格地說，它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發生的。就拿我們中國說，我們有過一個悠久的閉關自守，不與別的國家發生關係的時期。在那時期，即使和別的國家有過一點往來的關係，但那也是很少的，偶然的，不重要的關

係。像在五六世紀的時候，我們會和俄國有過往來，但却沒有正當的關係。直到十三四世紀，中國也還是過着孤立生活的國家。這時，在中國不發生什麼國際問題。但儘管我們本身只想保存過去的孤立傳統，不願打開銅牆鐵壁的門戶，可是歷史是不按照我們的願望走的。我們本身雖然沒有發展到資本主義，然而却阻止不住外國資本主義的衝擊。我們的銅牆鐵壁，我們的傳統的孤立主義終被衝破了。從此，我們不能不和別的國家發生正常的國際關係。因而也就發生了國際問題。經過世界資本主義洪流的衝擊，一切過去閉關自守的國家的堤防都被衝毀，而新興的民族便像沙石一般地，一個個浮現到地面上來了。這時候，在各國工商業競爭的情形下，產生了國際市場，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爲了爭奪市場和原料，便開始進行着世界的分割，於是各國家和各民族，漸漸地結合成支配在共同的經濟關係從而政治，文化關係之下。國際問題就是在這些關係的矛盾中發生了的。在它發生之後，更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一天天地向擴大和複雜化發展着。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的時候；特別是在世界上，除資本主義國家外，另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的時候；特別是在國際法西斯侵略戰線向全世界狂暴地，實行侵略戰爭的時候，國際問題已經是愈加成爲最複雜，最尖銳，最變化多端的問題了。

一、爲什麼研究國際問題

1 爲國家民族的利益打算必須研究國際問題

我國有句俗話，是誰都聽過的，即：『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就是說他人的事不要去管。那末，他國的事更不必過問了。然而時代改變，這態度也不能不改變。由於世界資本主義的洪流衝破了我們的銅牆鐵壁，使得每一個人，那怕就是只爲個人利害打算的人，也不能不睜眼望望世界了。例如那些大有錢的人，不待說，是每天都在注意着國際金融的變動，因爲這與他們的資本增殖大有關係。如果消息靈通，便可隨時利用外匯的漲落，發一筆大財。所以他們注意國際問題，是當然的事情。不僅他們，連一般商人，也都在拿着算盤時，還要考慮到國際情勢的變化。譬如三外長會議決定了不干涉中國的內政，因此便影響到中國能够和平解決國共問題，而當國共簽定停止內戰消息一發表，物價便馬上跌落，因此一般商人也不能不注意國際問題。其他階層的人也同樣注意國際問題；爲私人利益打算注意國際問題，爲國家民族的利益打算更不能不注意國際問題。我們常聽到一些極普通的老百姓發問這次抗戰我們終於膽利了可是日本強盜會不會再來侵略我們呢？全世界會不會從此永久和平下去再沒有戰爭呢？這表示連普通老百姓也都在注意國際問題了。

國際問題既成爲每一個人都在關心的事情，那末，國際問題的研究，便也已經不是所謂國際問題

爲什麼研究國際問題

專家獨占的工作了。凡是過着國家生活，因而也就過着國際生活的人，都有研究國際問題的必要。不過研究這問題，應該着眼於國家民族的利益，着眼於全世界人類的幸福與和平，不應該像那些有錢的人們一樣，存着投機取巧，自私自利的心理，企圖利用每次國際局勢的變動，取得個人的利益。如果是存着這樣心理，而去注意國際問題，研究國際問題，不但不是有益的，反而可能是有害的。我們研究國際問題當然要採取前一態度。而不能採取後一態度。

爲什麼爲國家民族的利益打算也要研究國際問題呢？因爲如前所述，世界資本主義的洪流衝破了包括我國在內的一切閉關自守的國家的銅牆鐵壁，並衝去了許多新的民族國家。這些國家不管是新的舊的，都被資本主義編成了一個整網，而一個和一個相互連繫者。每一個國家有變動，便要牽動全體，全體有變動，也要影響其中每一個國家：全世界就是這樣地相互連繫着，這樣地相互影響着。因此，我們必須放大眼光透視全世界，認清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究竟是個什麼世界。譬如說，它是法西斯主義占優勢呢？還是民主主義占優勢呢？同時，必須弄清楚究竟這世界是怎樣地變動，依循着什麼法則變動。譬如說，它是走向獨裁的法西斯主義呢？還是走向真正的民主主義呢？這還不够，我們還必須瞭解在整個世界中的各國家，各民族的相互關係，——包括精神上的，物質上的各種相互關係，以及我們和其他國家民族有着什麼關係，我們在他們中間，處於什麼地位。此外，我們必須知道各國內部的情况，主要是各社會集團的力量對此及其他變化，像此次戰後法有許多黨派如共產黨，社會民主黨等，究竟那個的力量大？那個能代表法國大多數人民？最後，我們必須知道各個國家的外交政策

各個集團的政治主張，以究別那個國家，那個集團是我們的友人那個國家，那個集團是我們的敵人。這樣，我們的國家民族才能得到利益，否則我們的國家民族便會吃了糊糊塗塗的虧，像在清末時期那樣。爲什麼我們要研究國際問題？就是爲了這個。

2 爲鞏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必須研究國際問題

我們的偉大的反日本法西斯戰爭，進行了八年之久，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這一方面是由全國人民的堅持抗戰，奮勇犧牲；另一方面也是由於英美特別是蘇聯堅持反法西斯戰爭所給與我們的影響和幫助。如果沒有我們人民的反日本法西斯的力量，抗日戰爭也許不會堅持得這樣久，也許就不會獲得今天的偉大的勝利；如果沒有英美特別是蘇聯的反法西斯戰爭和對於我們的幫助，我們的抗日戰爭的勝利，也許不會來得這樣快。因此內部人民的反法西斯力量和外部國際的反法西斯的力量的結合，才有今天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勝利，也才有今天我們的反日本法西斯戰爭勝利。獲得勝利的原因既然是這樣的，則鞏固勝利的因素也不能不是內而靠全國人民的力量，外而看國際間的反法西斯的力量。因而爲了鞏固這種勝利，我們必須知道那些國家是最堅定的反法西斯的國家；那些國家是不甚堅定的反法西斯的國家，那些國家可以做我們鞏固勝利，保障和平的盟友，那些國家不是很可靠的盟友而需要我們特別努力爭取。特別是在戰敗的法西斯國家中，它們國內人民的反法西斯力量和殘餘的法西斯力量的鬥爭，也是鞏固反法西斯爭勝利的主要條件之一，這些都需要我們時時注重的國際問題。所以說

爲了鞏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必須研究國際問題。

就軍事方面講，也是同樣的，事實上證明着歐洲的戰事影響到遠東，遠東的戰事也影響到歐洲，任憑拿某一個戰場說，都不是孤立的，都是相互影響的。希特勒在歐洲的軍事上的失敗，也影響到日本的軍事上的失敗。

再從文化上看，國際文化的交流是誰都承認的。現在世界上已經沒有純粹的東方文化，或純粹的西方文化。在東方文化中，已經摻入了西方文化；西方文化自然也受了東方文化的影響。同時，文化這個東西，是富有交流性的，它不像商品，可以用關稅壁壘阻止它的輸出入。它常是不知不覺地，從一個國家溜進另一個國家去的。所以說，文化無國界。談文化不能不着眼於國際文化。如果我們夜郎自大，不肯從國際文化中，吸取精華；那對於爭取反侵略戰爭的勝利，也是會多少給予不利的影響的。

最後，從經濟上說，那就更重要了。不僅國際經濟的本身有着不可分離的連帶性，而且它的連帶性決定着上述國際政治，軍事，文化的相互關係。如果國際經濟沒有連帶性，也就產生不了國際政治，軍事乃至文化等的連帶性，所以國際經濟是國際問題更基本的更需要特別研究的問題。就拿大家都知道的事體來說罷，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大恐慌，最初爆發於美國，立刻便波及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在那個時候，沒有一個受了經濟恐慌的國家，能夠單獨從經濟恐慌的深淵里逃出來。如果是能夠的話，那就根本不會受到恐慌的波及了。又像國際間的關稅戰，貨幣戰，無疑地，都對許多國家發生很大影響，有時，它就是武裝戰爭的前奏。如果我們忽視國際經濟問題，則不

但遇到經濟恐慌的時候，茫然不知所措，而且遇到戰爭的時候，也將不能找出戰爭的原因而決定應該採取的態度。特別是我們在抗戰時候，無庸隱諱地，受着友邦着在經濟上的極大的支援而在和平建國的今天更需要國際間經濟合作，因為更需要對於國際經濟的研究。

三、研究國際問題的正確的態度

1 客觀的態度

研究一種學問和待人接物一樣，所持的態度，是很要緊的。在待人接物方面，需要忠實，誠懇，和藹。這是最起碼應有的態度。如果沒有這種態度，是交不了朋友的。在研究學問方面也必須有一種正確的態度。如果沒有正確的態度，學問就永遠和你隔絕。有如泛舟大海，而不循航路，不僅不能達到目的地，而且有覆舟滅頂的危險。研究一切學問如此，研究國際問題也是如此。

那末，什麼是研究國際問題的正確態度呢？那就是客觀的態度，科學的態度，學以致用的態度。客觀的反面，是主觀；在研究學問上，主觀的態度是必須排斥的。

主觀態度的表現可以有種種形態。譬如說，以希望代替事實，就是主觀態度的一種表現。有不少的人確實犯着這種毛病。他們希望不發生某一件事情，就斷定某一件事不會發生；反之，他們希望某一件事情發生，就斷定這件事情一定發生。事實上，人的希望並不能代替客觀事實。儘管你不希望它發生，或希望它不發生，但是對於它的發生與不發生，是絲毫沒有關係的。記得當日本發動對華侵略戰爭的時候，有些害怕戰爭動搖自己的安適生活的人們，不知戰爭有擴大的可能性，而閉着眼睛，硬說戰爭決不會擴大，中國也無須抵抗，只要締結一紙條約，就會解決完事。在他們的腦子里，決不敢

想到戰爭二字，自然更想不到應付的辦法了。這就是以希望代替事實，又如在國際間有一部分新聞記者和政論家，過去一向希望日蘇戰爭爆發，當蘇聯和日本的戰爭條件還未具備的時候，便不斷囑着德國一進攻蘇聯，日本也就馬上進攻蘇聯，但事實上，並沒有照着他們的希望走，自然如果是根據各種客觀的條件，例如日蘇間二個不同體制的矛盾；日本的侵略政策和蘇聯的反侵略政策的對立，國際法西斯侵略戰線的鬥爭與反法西斯 侵略戰線的鬥爭，德蘇戰場上，德蘇戰爭的實際情況，遠東日蘇實力的對比等，而加以精密的觀察和正確的估計，則同樣是斷定日蘇戰爭可能爆發。那就不能算是主觀的態度。

主觀的態度的又一表現形態，是固執成見。這種人是多不勝數的。我們在日常生活里，在人與人相處的關係上，也常常看到這種謬執成見的人。不過在人與人相處時，謬執成見，貽害的範圍還小。在研究國際問題上、謬執成見、則流毒的範圍可說太大了。所以這態度必須排除，譬如說，當國際聯盟最初成立的時候，一般人會認爲它是戰勝國列強的一個分贓機關，並不是真正的和平機構。因而斷定蘇聯決不會加入它。這斷定在當時是符合客觀事實的。因而也是正確的。但是客觀的事實變化了，而有人却仍謬執成見。他們認爲一九三四年蘇聯加入國際聯盟，是放棄了自己的立場，於是對蘇聯表示失望和不满。其實，這些失望和不满，完全是他們自己的主觀成見造成的，和蘇聯無關。爲什麼呢？不錯，國際聯盟成立之初，底確是一個戰勝國列強的分贓機關，是他們企圖永遠保持他們的贓物的機關。例如日本這一侵略國家，在國際聯盟中，可佔重要地位，而我國呢？却並沒有能够從它獲得

任何權利的保障。但是國際聯盟本身並不是沒有變化的，它和其他的國際現象一樣，時時在演變着。當德義日法西斯侵略國家相率退出國際聯盟後，已使國際聯盟的本質，發生了變化，它已經向反對侵略，保障和平的方向走。這時候，蘇聯加入國際聯盟，正是增加反侵略的力量，並不違反蘇聯自己的立場。這有什麼失望和不滿呢？只有謬執成見的人，才不願國際聯盟本身的演變，而以爲聯蘇永遠不能加入它。又如有些人自己擺出十分革命的架子，以爲英美是帝國主義，德義日也是帝國主義，因而斷定第二次大戰中的太平洋戰爭是帝國主義戰爭。這也是錯誤的。這種錯誤也是謬執成見害了他。是啊，第一次世界大戰如國父中山先生所指出是帝國主義戰爭。參加戰爭的兩方面，主要都是帝國主義國家；戰爭的目的也是爭奪市場，爭奪殖民地，再分割世界的帝國主義的目的。可是這次世界戰爭是不同了。它是法西斯侵略者與反法西斯侵略者之間的戰爭。在整個反法西斯侵略戰線中，參加的國家，有資本主義國家，有社會主義國家，還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這已經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同了。再從戰爭的目的而言，這次戰爭是由於德義日侵略戰線向世界大多數國家，民族挑戰，向世界大多數國家民族實行殘酷的侵略，而引起的法西斯侵略戰線和反法西斯侵略戰線之間的戰爭。一方是正義的，他方是非正義的；一方是要征服全世界，奴役全人類，他方是要保衛全世界，解放全人類，完全和以世界再分割爲目的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同，因此，不能抄襲對於等一次世界大戰的性質所下的判斷，應用到這次世界大戰上來。太平洋戰爭是整個世界戰爭的一部分，它的性質和整個世界戰爭的性質是一致的。那末，它雖然是以三個資本主義國家，爲戰爭的主角，但決不是帝國主義戰爭。如

果謬執着英美是帝國主義，日本也是帝國主義因而他們之間的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戰爭這樣的成見，而不注視國際全局和觀察客觀事實，那他所下的倒斷，一定是錯談的。

但是謬執成見和堅守信念不同。成見應該排除，而己的信念却不可排除。自然，在這裡所說的信念，是科學信念，是根據科學產生的信念；不是指那些根據傳說，根據幻想，根據迷信產生的信念，像宗教家信仰上帝，迷信鬼神等的信念，那就不是科學的信念，那也應該是在排除之列的。科學的信念，根據科學產生的信念，換句話說，就是根據科學的法則所認知的真理，則決不能隨便放棄，而一定要堅持。

儘管社會上認識真理的人不多，一個真理的被人發現後，不免要引起一些人的反對和攻擊，甚至加以壓迫和毒害。但是發現真理的人和擁護真理的人，決不應該因為別人的反對，攻擊，壓迫與毒害而犧牲他的真理；恰相反，他應該爲了保衛真理，而令惜犧牲自己的一切。歷史上，這種對於真理的殉道者是很多很多的。例如在古代，對於自然，對於人類社會，沒有科學的認識，一切都以爲是神所賜予的。如果有人對於神的有無發生懷疑，那個人就有被驅逐，被監禁，被殺害的危險，像勃羅達拉斯，在他所著的書里，關於神說了，「我不知其是否存在」，這樣一句話，結果就被逐出雅典。蘇格拉底也是因爲反對神，而遭毒死。亞里士多德的被迫逃出雅典，同樣是因爲他唱無神論。在中世紀的黑暗時期，不待說，科學同科學家差不多都一齊被摧殘了。就在黑暗時期過去，到十六世紀的時候，也還有許多爲發現科學的真理，被「異端裁判所」投入火堆和囚牢里。像擁護哥白尼地動說，否認天

國和上帝的權威的勃魯諾，便被囚了七年之久，最後，還是受了火刑。這些殉道者，如果他們不堅持他們的信念，不堅持真理，那是可以不死的。譬如勃魯諾當他在監牢里，有人勸他放棄他的地動說，可免一死的時候，他的回答是：「我即便可以改變意見，但地球確實是轉動的」。這種堅持信念的精神和態度，不但不應該排除，而且是一個科學家，一個學者，一個研究學問的人所必須具有的。研究國際問題時，也不能不這樣地堅持自己的信念。自然，如果發現自己的信念錯誤時，也應該不吝放棄。否則便和謬執成見無異了。

還有一種主觀態度的表現形態，即便是墨守古訓。一切社會現象都是變動的，發展的，因而一切對於社會現象的解說判斷，也都是變動的，發展的。因此，古人關於社現象所發現的真理，所樹立的法則，所提出的一切解說和判斷，儘管在原則上，在大體上，在一般性上，是正確的，但隨着社會現象的變動和發展，而在具體應用上，常不能不多少有所變動，決不是可以像刻板文章一樣，一字不易地，誦讀一遍，研究國際問題，尤其如此，因為它內容最複雜，變化最多。例如「資本主義國家必然要向外侵略」，這句話，在原則上，原是天經地義地正確的。但在實際上，所謂必然要向外侵略，並不就等於說，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在每一個時候，都要向外侵略。有些資本主義國家在有些時候，不僅可能自己不向外侵略，而且可能反對別的國家向外侵略，即它不僅不侵略，而且反侵略這在此次戰爭中已充分地証明了。如果我們墨守着「資本主義國家必然要向外侵略」這句話，而公式地運用在目前具體的國際局勢上，不相信有些資本主義國家，可能和我們站在一道去作反侵略鬥爭，因而不

爭取，甚至拒絕他們的合作援助，則我們的反法西斯戰爭就不會得到今天這樣的勝利。

2 科學的態度

和客觀的態度同樣重要的，是科學的態度。科學的態度的反面，是武斷的態度。武斷的態度是必須排除的。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不是自以爲是。自以爲是，結果就變成武斷，變成非科學的了。譬如有的歷史家，根本不承認人類社會是發展的，有的歷史家雖承認人類社會是發展的，但却不承認它的發展法則。在他們看來，社會現象千差萬別，無法從其中發現法則，因而也就不能預知一個社會現象將來可能的演變過程，只能對於過去的事實加以描述。其實，歷史的發展是有一定法則的。譬如從封建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並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它是在一定的經濟條件之下，必然發生的現象。因此，歷史家不僅能夠記述過去的史事，而且可能根據歷史的發展法則，推測出將來的演變過程。如果不承認這種法則，那就是武斷的，不是科學的態度。還有的歷史家把人類社會和動物社會一樣看待，根本否認這兩種社會間有什麼差別，因而否認人類社會中所存在的特質，這也是一種武斷態度，是違反科學的態度。就國際問題的範圍來說，例如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會佔領南太平洋許多地方，當然也就攫取了這些地方的不少資源。但是這些地方究竟有多少資源？有些什麼資源是日本所需要的？在這些資源中，有多少曾經同盟國在放棄這些地方之前已經破壞？日本究有多少資源可能利用，多少資源不可能利用？如果日本要利用這些可能利用的資源，需要它在勞動，資本，運輸，經

營上，投下多少人力、物力？以及在它攫取這些資源的戰爭中，已經消耗了多少它自己原有的力量？這些都是需要詳細調查，精密研究的，這樣才能真正了解日本在奪取這些地方後，對於它自己的利害是怎樣，對於同盟國的利害是怎樣，對於戰爭的前途將會發生什麼影響以及同盟國在這種影響下，應該採取什麼行動。但是有些悲觀論者，一看到日本奪取了這些地方，便毫不加思索地，毫不經研究的，放出了悲觀的論調，武斷地，認為南洋的資源都被日本拿去了；因而戰爭的前途，是日本一定勝利，同盟國一定失敗！也有些樂觀論者，同樣不根據實際情況，不經過調查研究，便武斷地說，日本雖然奪取了南洋許多地方，但是決不能利用這些地方的資源，所以這對於它是沒有絲毫好處的，這兩種極端相反的論調都是武斷的，不科學的。

武斷的態度，我們一定要排除，因為如果不排除它，我們就永遠不會發現事實的真象，自然也就不能下正確的判斷，更無從採取適當的應付方針了。這是非常有害的。

3 學以致用的態度

最後，學以致用的態度也是研究一切學問所必須採取的態度，研究國際問題，更是如此。什麼是學以致用的研究態度呢？那就是不是僅抱着爲學問而學問，爲研究而研究的學究式的態度，而是爲致用而學，爲行動而研究，就是把研究的結果，做爲行動的指針，而在行動中，證實自己的研究的結論。譬如說，我們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自然要研究這一戰爭的起源，研究這一戰爭的性質，研究交

戰國雙方實力的對比，研究戰勝國之所以獲得勝利的因素等。但這就完了嗎？沒有。我們決不能停止在這裏。如果是停止在這裏，那就是學究式的研究；是沒有多大用處的。我們應該根據這些，更進一步研究同盟國應該怎樣做，才能保障這種偉大的勝利以及站在反法西斯侵略的立場的每一個人都應該怎樣做才能保障他的國家成爲鞏固和平的支柱，又如研究中日戰爭，假定只是研究日本有多少資源，有多少人口，每年輕工業生產多少，重工業生產多少，軍需工業生產多少，曾經有幾個政黨，每個政黨的主張怎樣，既成政黨怎樣消滅，怎樣變成了軍閥的工具，以及在日本投降後，它的力量消失了多少；另一方面，對中國，也同樣地，經濟怎樣，政治怎樣，軍事怎樣，做了一個報告式的研究就完了。這究竟有多大用處呢？我們研究的境界決不能到此爲止，必須針對着日本法西斯投降後的經濟，政治，軍事等各種情形和我們勝利後的這些情形更進一步去研究我們今後應該怎樣做，才能鞏固這種勝利。如果不研究到這境地，不指出日本法西斯的殘餘勢力，不想出消滅這些殘餘勢力的辦法，那末，悲觀論者知道日本法西斯沒有完全消滅便悲觀失望，以爲日本的失敗是一時的，不是永久的，它必有一天捲土重來。反之，樂觀論者，只看到日本已經投降，並被置於共同管理之下，於是以爲日本永遠不會再起因而我們也就無須再努力；不必再想什麼鞏固勝利的辦法。這都是很危險的。

四、研究國際問題的基本方法

研究一切學問都不能不運用一種方法，方法是研究學問的鑰匙，沒有它，便走不進科學的門庭。國際問題的研究也是一種學問的研究，因而和其他學問同樣，也需要方法這一把啓知識之門的鑰匙。我們在這里，提出研究國際問題的基本方法，並不是說，在基本方法而外，再沒有別的方法。恰恰相反，說到基本方法，就已同時表示還有基本方法以外的方法存在着。像技術的方法，就不屬於基本方法。而研究國際問題時，也是不能不運用的。因而研究國際問題的人，也就決不能不懂得這一套。在後面，我們要講到研究國際問題的具體方法，那主要的就是指的技術的方法。現在所要講的，只是基本方法。什麼是基本方法呢？它是原則地，一般地，告訴我們怎樣分析和解決問題，怎樣使理論和行動聯系起來；它是比較地，一般的，原則的，理論的方法，但却是基本的，重要的方法，研究國際問題的基本方法也是這樣的方法它的意義包含着以下各方面：

1 必須根據社會的經濟的基礎去研究國際問題

首先，是必須根據社會的經濟的基礎去研究國際問題。因爲一切國際問題的發生，都有它社會的經濟的根源。如果沒有社會的經濟的根源，根本就不會發生國際問題；如果忽視社會的經濟的根源，

也就根本無從了解國際問題。事實上，國際經濟決定着國際政治，這是從每一次國際事變，每一個國際現象中都被充分證明的顛撲不破的真理。譬如德義日法西斯侵略戰線向全界，全人類，挑起的野蠻的法西斯侵略戰爭，就是由於這幾個國家內，經濟上的危機已超過其他任何資本主義國家，而引起了比其他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更加嚴重的政治危機，使它的統治階層更加感覺到致命的威脅，而爲了維持其野蠻的統治被迫不得不向侵略戰爭中求出路。它們發動了大規模的侵略戰爭，是爲了掠奪全世界的資源，是爲了奴役全世界的人民，是爲了佔領全世界的市場和土地。這是法西斯國家的經濟制度所必然產生的結果。如果我們忽視或根本不願意了解這一點，不從法西斯國家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情況，去考察德義日法西斯侵略者向外發展的法西斯侵略戰爭，那一定不會明瞭它們發動戰爭的真實原因，因而也就不能澈底消滅這種戰爭產生的根源。

有些過分強調心理作用的人，就不這樣看法。在他們看來。一切國際問題都是心理作用造成的。他們認爲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的仇恨，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的友善，都是國際問題發生的主要因素。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明明是資本主義列強爲了爭奪市場，爭奪殖民地的戰爭，但是這些「心理作用論者」，却把塞國青年普麟斯刺殺奧國皇太子的事件，認爲是主要的原因，他們以爲這事件引起了各國蓄積在心裏的仇恨而爆發爲戰爭，這些「心理作用論者」的看法，不僅欺騙了自己，而且欺騙了許多青年。有許多中小學教員，在講到世界大戰的原因的時候，便像「心理作用論者」的喇叭筒一樣，把他們的見解，照樣放送出來，自然，這種簡單而又有趣的說明，是容易被年青的學生們接受

的，於是一個世界大戰的原因的試題出下來，每一本試卷上的答案，都是奧太子被刺！其實，奧太子被刺不過是發動戰爭的口實而已，不知有多少青年被騙了！又如日本藉口所謂「中村事件」，挑起「九一八事變」，佔領我們的東北，「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天下人的耳目，決不是一手所能掩盡的。一個國家的人民在別的國家被殺，是常有的事情。因為這樣一件事，便興問罪之師，未免小題大做。何況所謂「中村被殺」，完全是虛構的事實呢。但依照「心理作用論者」的理論，「中村被殺」的確就應該是日本堂堂正正地侵入我東北的理由。他們不知不覺地做了侵略者的義務辯護人，這樣看來，他們不僅自欺欺人，而且替侵略者張目了！這是多麼危險呢？

除此以外，「心理作用論者」又常誇大世界政治要人的意志作用。依他們的看法，一部國際政治史，不過是幾個世界政治要人的意志活動史；一切國際問題的發生，都不過是世界政治要人的意志作用的表現。這幾個政治要人，愛好和平，便可以和平，愛好戰爭，便會有戰爭；甲國的政治要人與乙國的政治要人關係好，便可和平相處，關係不好，便會發生戰爭。這顯然是錯誤的。因為他們持有這種錯誤的看法，所以他們關於國際問題所注意的，不在國際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社會上的種種變動和發展，而只在幾個國際要人的歷史和他們的言論與行動。因而永遠看不見國際問題發生和變化的真正原因，自也就得不到正確的解決辦法。

自然，我們並不否認人的意志在國際問題中的作用。國際問題並不是只受着客觀法則的支配，自生自滅，全不需要通過人的意志的。人的意志對於國際現象，在某種限度內可能發生多少作用。例如

一九二四年，英國工黨組閣後，曾和蘇聯修好，恢復外交關係，但其後，保守黨組閣，則英蘇國交又宣告斷絕了。又像張伯倫內閣是對德國侵略者堅決採取安撫政策的，而在德英宣戰，干戈相見後，邱吉爾取張伯倫的地位而代之，其結果，英國的對德政策是逐漸改觀了。如果認為人的意志毫無作用的話，工黨和保守黨的政權嬗遞，張伯倫和邱吉爾的新陳代謝，爲什麼會影響到英國的對外政策呢？再拿各國間派遣使節做一個證明吧。各國派遣某人爲大使或公使的時候，必須徵求駐在國的同意，如果駐在國不同意，則派遣國就必須另換一個人。正因爲這種關係，所以各國派遣使節的時候，多半是盡可能地派遣熟悉駐在國情形而爲駐在國歡迎的人。這也可以看出實際上，各國政府是都承認人的意志在國際關係上，外交關係上是有相當作用的，不過人的意志的作用，決不是佔着決定的地位，而不過是在一定的限度內，發生一些作用罷了，像前面所學的英蘇復交和絕交的問題，如果單從表面上看，好像是工黨和保守黨兩黨不同的意志，不同的主張，決定了他們的不同的對蘇的政策，實則不管工黨組閣也好，保守黨組閣也好，英國的對外政策，基本上是不會有大的變動的。因爲只要英國還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那它的對外政策在基本上，便不能不建築在它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之上。當對蘇復交有利於英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維持和發展時，縱使是保守黨內閣，也不能不對蘇復交。否則，保守黨內閣便站不住脚。過去的邱吉爾內閣和過去的張伯倫內閣不是同樣是保守黨的內閣嗎？他們的對外政策，應該是沒有多大不同的。但張伯倫內閣不能完成英法蘇談判，而邱吉爾內閣則締結了英蘇軍事同盟，這完全是爲客觀要求所決定，他們的政黨的或個人的意志的作用。只佔次要地位。再拿各國派

遣使節的例子看，固然像我們前面所說，使節人選是否適當，是否受駐在國歡迎，對於兩國的關係，是多少會有影響的，但却決不能對兩國邦交發生決定作用。例如當日本東條內閣派來栖赴美時候，有些「心理作用論者」便認爲日美談判可以成功。爲什麼呢？因爲來栖講得一口漂亮英語，還有一個美國太太，和美國的感情頗能融洽。但是事實證明了什麼呢？是不等來栖返國，日美已經宣戰。來栖即使是個能和美國融洽的人，又有什麼用處呢？所以說，當着戰爭非爆發不可的時候，個人的意志是無法阻止戰爭發生的。

個人的意志作用僅能在客觀條件允許的範圍內，發生應有的作用。「心理作用論者」不了解這點。他們認爲一切國際問題，都是心理作用問題。因而要解決國際問題，也只能從心理作用上着眼，力謀各國政治要人之間，從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合作與諒解，而爲了達到這目的，不外雙方談倒彼此讓步，排除仇恨與嫌怨，至多訴諸所謂道德裁判。像日本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侵入我東北後，曾宣傳着我國人民根本上存着反日心理，如果不消滅這種心理，是永遠沒有和平的。這明明是胡說。而我們國內的一些「心理作用論者」，便也像應聲蟲一般，有意無意地幫助着日本，主張停止抗日言論實行對日談判，接受日本要求，締結和平協定，想以這樣的讓步方式，停止日本的侵略。但事實上，這些讓步，不，這些屈服，能不能停止日本進攻呢？這是誰也知道的，不僅不能，而且更加開了進攻之門。這種鐵的事實是足夠教訓「心理作用論者」了吧？但是「心理作用論」者好像病入膏肓的病人，儘管你是良醫也難除他的病根，他是要帶病走進墳墓里去的。在全面抗戰爆發後，這些「心

「作用論者」還是沒有放棄他們的幻想。殊不知這幻想是不可能實現的，日本的企圖，是在滅亡中國，更進而征服世界。除非它的半封建、半軍事的帝國主義的經濟制度發生變革，它的這種企圖，是不可能根本放棄的。因此，只有我們用實力抵抗，擊敗了它的侵略並進而促使它的經濟制度的崩潰，或變革，中日問題是沒有別的办法可以根本解決的。「心理作用論者」看不清楚這種基本的原因和基本的解決辦法，結果，是自己空喊着解決國際糾紛，弭止國際戰爭，而實際上，却是給侵略國家作了工具，助長它們的侵略氣焰，致使國際糾紛愈加增多，國際戰爭愈加擴大。關於中日問題如此，關於其他國際問題也如此。

像這樣一切國際問題的發生，發展和解決，都有它的經濟的原因存在着。沒有一個國際問題不是直接間接產生於經濟的原因的。雖然有時候經濟的原因並不在一個國際問題中，直接地顯現着，表現出它的作用，而只是隱藏在國際問題的背後，不易被人看見，但是它的存在和起着決定作用，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像國際間的貨幣戰，關稅戰，乃至侵略國家發動的掠奪戰爭都是直接地明顯地表現出經濟因素的作用的。而像國際軍縮會議的召集這樣的問題，表面上看來，好像完全是國際政治外交問題，和經濟無關。但實際上，在政治外交的背後，仍潛伏着經濟的原因。因為限制軍備是爲了防止戰爭，也就是爲了防止參加軍縮會議的國家相互爭奪市場和資源等行動。這不僅是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的國家民族所要求，而且也是暫時滿足於自己的現有的市場和資源等的一部分資本主義列強所要求。這些列強所以提唱和參加軍縮會議，其主要目的，依然是經濟的，而不是單純政治的，外交的。又

如這次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國際法西斯侵略戰線和反法西斯侵略戰線的戰爭。驟看，好像祇是一種政治上的鬥爭，和經濟無關。其實，法西斯侵略戰線中的國家所以向外發動野蠻的侵略戰爭，正是爲了實現它在經濟上的掠奪要求。反之，反法西斯侵略戰線中的國家，他們不僅不以掠奪別人爲目的，而且正是反對別人的掠奪；在他們中間，有的是社會主義國家，有的是被侵略的弱小國家，有的雖是資本主義的強國，在大戰時期他們並無掠奪別人的要求。

這說明經濟的原因，即使有時在表面上，不易看到，而實際上，它是隱藏在背後起着決定作用的。自然，我們說經濟的原因起着決定的作用，並不是除經濟外，任何其他分子，如政治，軍事，文化，思想等都沒有任何作用，也不是說這些分子對於經濟本身都不能發生任何影響，更不是說這些分子不能相互影響。實際，這些分子對於國際問題，也起着相當作用。它們對於國際經濟也給予相當影響；它們彼此之間，更是相互影響着。試就戰爭對於政治，文化，思想等的影響說罷，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侵略國家，戰爭進行得愈猛烈，戰場的範圍愈大，戰爭的時間愈持久，則它對於國內人民政治上的壓迫也愈殘酷，愈野蠻，從而文化思想上，也愈表現遲滯或倒退的現象。反之，在反侵略國家戰爭愈持久，抵抗愈堅決，則政治上愈感覺民主的需要，愈要求貫徹民主的精神，從而文化上，思想上，也必然的走向前進的發展的方向。這說明經濟以外的各分子，常相互的發生着影響。同樣，他們也給予經濟以影響。例如侵略國家向外發動侵略戰爭，原爲解除其經濟上的危機，而結果，祇是使它自身的經濟危機更加深刻化乃至趨於崩潰。同時，它並破壞着整個國際經濟，使各國工業集中於

軍需生產，世界貿易幾陷於完全停頓，因而全人民的生活都感受到十分艱苦。在戰爭結束之前，經濟的本身是不可能正常化的。至於文化思想也同樣可能影響着經濟。像戰爭期間應該採取怎樣的經濟政策，應該實行怎樣的經濟計劃，應該提倡怎樣的經濟生活，都是需要通過文化，思想而發生經濟上的作用的。

不過儘管軍事政治，文化，思想等都給予經濟以影響，而經濟對於它們實具有着決定的作用。不僅在封建經濟下，不能產生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軍事機構；同樣，在資本主義經濟下，封建的政治制度，軍事機構以及文化思想也都不被淘汰和改造。因此，在國際問題中，政治，軍事，文化，思想，雖也起着相當作用，但成爲最後決定因素的還是經濟。

有些人，雖然不像「心理作用論者」那樣，否認經濟的原因在國際問題中的作用，但却把它和其他各種非經濟的因素，不分軒輊地，平等地排列起來。對於每一種國際問題的解釋，都是把所謂心理上的，道德上的，種族上的，法律上的，政治上的，經濟上的各種因素，無分輕重，無分先後，一齊排列出來。從表面上看，好像是沒有什麼不對。因爲無論那個國際問題，都是由許多極複雜的原因構成的。可是，問題是在這許多因素中，究竟那一個因素起着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些人是不關心這個的。例如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們認爲是下述許多原因造成的。即，一，凡爾賽條約的破產，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界處理得不公允，三，德國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報復，四，德義日侵略野心的發展結果；五，所謂「有的」國家與「無的」國家間的領土，資源爭奪；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戰

敗國經濟危機的嚴重。但在這些原因中，那一個是根本的原因呢？究竟應該從那個原因入手，才能解決這個問題呢？他們是解答不出的。這好比庸醫治病，找不到根源，在脈案中，祇列着一，二，三，四，許多病象，而所開的藥方，也是涼熱補瀉，紛然雜陳。這樣治病，一定把病人治死。這樣地研究國際問題，也一定得不到好結果。我們一定要避免這毛病。

2 必須從變動的發展的過程中去研究國際問題

第二，必須從變動的，發展的過程中去研究國際問題。一切國際現象都不是靜止的，而是變動的，不是停滯的，而是發展的。例如，中日戰爭和英德戰爭，在一九四零年以前，還是不相聯繫的兩個戰爭，但一九四零年德蘇戰爭爆發，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這兩個戰爭就變成了相互聯系的全世界法西斯侵略戰線和反法西斯侵略戰線之間的整個世界大戰的一部分。不論英德間的戰爭也好，中日間的戰爭也好，他們都具有同樣的性質。就德國方面說是實行着侵略的戰爭，就日本方面說，也是進行着侵略的戰爭；反之，就英國方面說，是進行着反侵略戰爭，就中國方面說，也是進行着反侵略戰爭，這就是在兩個戰爭中間，有了相同的性質。而這種相同的性質，是從兩個戰爭的發展中產生的。再就整個的國際局面看，它的變動和發展，更是十分顯著，在遠東，資本主義列強的勢力的結合與對比，曾經起過幾次重要的變化，最初，英俄法德日等國對中國作劃定各個勢力範圍的鬥爭；其後，美國的對中國門戶開放政策，又佔過一時的優勢；再以後，便是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企圖

打破均勢的局面，而獨霸遠東，因而與美國發生了尖銳地鬥爭；現在，則由中日戰爭發展為太平洋戰爭了。在歐洲，最初，法國擔任反蘇的先鋒，英國當時是助法打德；其後，在世界經濟恐慌爆發後，在凡爾賽條約下的均勢局面不能維持後，法國已經放棄了反蘇先鋒的任務，德國便把這個任務肩負起來，英國呢？當時是轉而採取着助德抑法的政策；最後，由於德國法西斯侵略者滅亡了歐洲十餘個國家，又進而威脅英國，進攻蘇聯，於是英蘇攜手，共同為打倒德國法西斯侵略者而鬥爭，曾經交惡的英蘇，已變成了友邦，到英蘇軍事同盟締結後，更進一步成為盟國了。這些國際關係的重大變化，充分表現出國際問題是不斷地變動和發展着的。也許有人以為國際問題也有不變動，無發展的。像國際聯盟的問題，便是這樣。國際聯盟已有固定的組織，已有固定的規約，已有固定的機關，已有固定的會議，它的本身應該是固定不變的。其實連像國際聯盟這樣的東西，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如前所述，最初，它被認為是列強的分贓機關，但到德義日退出，蘇聯加入後，它的性質起了變化，它已經不是分贓機關，而是反對侵略，擁護和平的機構了。到全世界捲入戰爭漩渦，多數國聯會員國已經山河破碎，事實上，國際聯盟已失掉它應有的作用，而其本身也就變成了一個不生不死的東西！現在戰後的新的國際和平機構正在組織中。這種新的國際和平機構，便代替了舊的國際聯盟。

像國際聯盟這樣表面上看來好像是固定不變的東西，而實際上，也還是變動的，發展的，那末，其他一切國際問題，不待說，更都是變動的，發展的了。

我們說，一切國際問題都是變動的，發展的，這包含着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是指問題本身的

發生和發展；他方面，是指它的歷史的源淵和發展。前者，上面已經有所闡述。這里，所要說的是後者。任何一個國際問題，都不是在現在這一瞬間，突然發生，突然消滅的問題。它必然地具有過去的歷史根源和將來的發展前途。也就是說，它是依循一定的歷史發展法則，經過一定的歷史發展過程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除掉在橫的方面，如我們前面所說，有它的經濟上的基本原因外，在縱的方面又有它的歷史根源。我們可以說，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產生了凡爾賽和約。這個和約是戰勝國站在懲罰戰敗國的立場，爲了壓迫和掠奪戰敗國主要是德國而締結的。實在並沒有真正地爲將來世界的永久和平做過打算。德國受了空前未有的嚴酷懲罰。德國人民除掉因大戰所受的痛苦之外，還要背着幾十年代償還不清的賠款債務。這給凡爾賽和約自身種下了一個必被撕毀的種子；也給後來希特勒煽動德國人民的復仇情緒，挑起這次戰爭的一個有力的口實，凡爾賽和約所加於德國的過重的懲罰，是德國無力負擔的。因此，必然引起德國的經濟崩潰，政治紊亂，因而也就加深了全世界的經濟危機。美國胡佛總統於一九三一年宣佈延付賠款與戰債，就是爲了挽救這危機。但只是這樣的措施，是沒有多大用處的。如果戰勝國真爲世界和平打算，在那個時候，就應該在延付賠款與戰債之外，更進而根本廢棄凡爾賽和約，解放德國人民，扶助德國的民主勢力，而阻止正在拾頭的納粹黨的活動的發展。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遂致德國經濟崩潰，並引起政治上急劇的變化，民主勢力失敗，希特勒攫取了政權。這就伏下了後來德國蹂躪歐洲，威脅世界的禍機。另一方面，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入我東北，已經是世界第二次大戰的開始。爲全世界和平計，英美法列強

應該一致援助中國，打擊日本，以阻止侵略戰爭的發展，但他們又沒有這樣做。遂致日本得寸進尺，不僅發動「七七事變」開始的中日戰爭，而挑起了侵略南太平洋的戰爭。這樣，歐洲的戰爭和遠東的戰爭，匯爲一流，而過去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遂發展爲剛剛完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了。

可知一切國際問題，都是經過歷史演變而來的。研究國際問題，必須了解清楚它的歷史的發展。這不僅是爲了求得它的歷史的根源，而爲了判斷它的將來的發展。因爲歷史的發展有着一定的法則。鑒往所以知來，在過去的過程中，可能推知將來的前途。

因爲國際問題本來是變動的，發展的，所以我們研究國際問題，也決不能把它看成靜止的，停滯的，沒有變化的。否則一定會走入歧途，鑽了牛角，得到的結論，都是非常錯誤的。就像國際聯盟吧。如果我們一口咬定它始終是一個分贓機關，因而始終輕視它，反對它，甚至連它對於侵略國所加的裁判，也認爲不值一顧，其結果是替侵略我們的敵人幫了忙。在另一方面，也有些人這樣想，自德義日退出，蘇聯加入後，國際聯盟已變成一個永久的和平機構了。它將重新壯大起來，不會消滅，也不會變成別的東西。這也是一種錯誤的看法。國際聯盟下不只包括中國和蘇聯；還有許許多的國家包括在內。德義日侵略國家雖已退出，侵略勢力在國際聯盟內雖已削弱，但國際聯盟的本身依然包含着許多矛盾的成份。這些成分間，還不能消彌對立和鬭爭，它可能是跟着這些對立和鬭爭的結果而變化。並且國際聯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產物。在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性質不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今天，它自然是不能原樣存在的。如果一定認爲國際聯盟是永久的和平機構，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

今天，仍要原樣地維持這機構，那末，它的結果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有害的。關於國際聯盟如此，關於一切國際問題都是如此。所以研究國際問題必須從它的變動的，發展的過程中去研究。

國際問題的變動和發展，不只表現在分量程度上，而且表現在根本性質上。因為一切國際現象，都是相互對立的成分所構成，都包含着相互對立的成分。這些相互對立的成分，相互排斥着，相互作用着，相互聯系着，相互統一着。這使國際現象的內部，起着不斷地運動，而引起它的分量程度乃至根本性質的變化。這種運動和變化，形成了它的整個發展過程。把國際現象看成靜止不動的，不承認它會有變化，固然是錯的，但僅僅承認它有分量程度上的變化，而不承認它有根本性質上的變化，依然是錯誤的。不僅這樣，分量程度的變化和根本性質的變化，並不是各自孤立地進行着，相互間毫無關聯的。分量程度的變化，可以發展到根本性質的變化，而根本性質的變化，又可使分量程度發生變化。

任何國際現象都不能沒有它的根本性質，也不能沒有它的分量程度，而這兩種東西，又是在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里對立地統一起來。可是二者所起的作用，並不是同樣的，平等的。根本性質是規定着分量程度的；是起着主導作用的。例如中日戰爭，就日本說，是侵略別的民族的法西斯侵略戰爭，同時是違反本國人民利益的戰爭；就中國說，則是反法西斯侵略戰爭，也就是適合本國人民利益的戰爭；這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戰爭。因為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戰爭，所以在它們的分量程度上，也就不得不表現着不同。在日本，要求戰爭的速戰速決，盡可能迅速取得戰爭的勝利。不這樣，它的人力，

力便不能支持下去，而國內反對戰爭，反對侵略，反對壓迫和剝削的革命危機，也就有爆發的可能。在中國，則以戰爭的長期抵抗爲有利，抗戰愈久，勝利愈有把握。因此，繼續了八年之久的戰爭，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這就是戰爭的根本性質，決定了戰爭的分量程度。也就是國際現象的根本性質，規定着它的分量程度的例證。再就整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說，在德義日方面，是實行着法西斯侵略戰爭，而在英美中蘇方面，則是實行着反法西斯侵略戰爭；這又是二種性質不同的戰爭。因此，在德義日方面求戰爭的速戰速決，像「閃擊戰」，就是在這種速戰速決的要求下產生出來的。因爲德意日侵略戰線未能速戰速決，而發生了崩潰的結果。在英美中蘇方面，則以戰爭長期化爲有利。於是戰爭延長到五年，終於獲得了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勝利。這又說明戰爭的根本性質，規定着戰爭的分量程度，也說明國際現象的根本性質規定着它的分量程度。

但是根本性質雖規定着分量程度，而分量程度的變動和發展，也可以使根本性質發生變化。根本性質的變化，不是突然的，而是經過分量程度的變化而實現的。分量程度的變動和發展，達到一定程度時，就使原來的根本性質轉變爲另一種根本性質。例如世界資本主義的逐漸發展，使資本主義列強間的對立和鬥爭，日益尖銳化，而爆發爲瓜分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其結果，不僅在資本主義列強的勢力對比上，發生了新的變化，而且在崩潰了的帝俄的廣漠的廢墟上，樹立起一個和它完全相反的體制，即社會主義的蘇聯。同時，在許多民族間，捲起了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浪潮，在許多國家內，高漲着社會民主主義的運動。這就使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國際局面，在世界大戰後變成另一種的國際局

面。這種新的國際局面與舊的國際局面，不單是分量程度有了變化，而是在根本性質上，也有很大的差別。這就是由分量程度的變化引起根本性質的變化。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遠東，列強勢力曾經有過一個相當時期的均衡局面，那就是一九二一—二二年華盛頓會議，簽訂九國公約之後，相當實現了美國所提唱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政策。但是它的效力祇是極短時期的，由於它不能阻止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更不能阻止日本國內經濟的政治的危機的日益加劇，因而也就不能阻止英美日三國間在太平洋上的對立和鬭爭的發展，和由這些對立和鬭爭在太平洋上所造成的新危機。同時，資本主義體系和社會主義體系這兩個體系，在太平洋上也尖銳地對立着。這樣，就使太平洋上的國際局面又發生了動搖。到一九三一年，日本向中國武裝進攻，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政策，被日本一脚踢翻，而第二次世界大戰遂在太平洋上，局部地開始，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爆發，而更加擴大了。同時，在歐洲，由於莫索里尼的進攻阿比西尼亞，西班牙內戰的爆發，希特勒在德國攫取政權後的不斷的向外挑釁，而一度相當安定的國際局面，又走向動亂的方向。到一九三九年，大規模的歐戰遂爆發了。這些，由於日本的侵略行動所挑起的遠東的中日戰爭，和由於德義的侵略行動所造成的歐戰，到一九四一年，德蘇戰爭和太平洋戰爭先後爆發後，遂連結在一起，而形成了名實相符的整個世界大戰。這次世界大戰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性質不同，它不是帝國主義戰爭，而是法西斯侵略戰線和反法西斯侵略戰線的戰爭。爲了反對德義日法西斯戰線，不僅全世界的被侵略國家，全世界被壓迫民族，以及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人民大眾，和社會主義的蘇聯結

成一條戰線，而且英美也和蘇聯釋嫌修好，一致合作。這樣遂獲得了反侵略戰線的勝利，並造成今天的新的國際局面。這是國際局面的又一度由分量程度的變化引起根本性質的變化。在這種變化過程中，也包含着由根本性質的變化引起分量程度的變化的過程。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使國際局面起了新的變化，這是根本性質的變化。而從新的國際局面出現的那一天起，便同時開始了在新的根本性質之下的分量程度的新的變化。這樣變化的逐漸發展的結果，才又轉變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新的根本性質的變化。這表示在根本性質的變化過程中，包含着分量程度的變化，在分量程度的變化過程中，也包含着根本性質的變化，根本性質的變化和分量程度的變化是相互作用着的。

謹謹了解國際問題是變動的，發展的，還不够；必須更了解這種變動和發展不是直線的，也不是重復的，而是經過向反對的東西的不斷轉變，螺旋式地進行着的。任何一種國際現象都必然經過它本身內部的所包含的相互對立的成分的發展，轉變成和自己反對的東西，而這所謂反對的東西，又同樣經過內部相互對立的成分的發展，而轉變成和它自身反對的東西。這種經過再度向反對的東西轉變而產生的新的東西，並不是回到前以第一次轉變以前的原狀，而是它的更高階段的發展。試就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經濟發展的過程來看，在第一階段，由於大戰的結果，生產機關大量破壞人力物力大量消耗，致發生生產不足的恐慌，陷各國人民於極度貧困的境地，因而惹起政治的危機，各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革命運動和殖民地的解放運動，都不斷地的爆發起來。但從一九二四年起，到一九二八年止，世界資本主義由極度的恐慌轉到暫時的安定。這是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

全世界的生產與貿易，都呈現着活躍的狀態。據國際聯盟的統計，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生產和貿易的指數的比較，是：食物從九八升到一零三；工業原料從九二升到一一一；工業品從九二升到一一一，世界貿易總額，也從九二升到一一一，工業品從九二升到一一一，世界貿易總額，也從九二升到一一一。從此，各國生產和國際貿易都逐漸恢復了，各國金融財政與國際匯兌也逐漸安定了；曾經破壞的國際聯系也重新建立起來了。這樣，便從戰後第一階段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及其所引起的政治危機，轉變到它的反對方面去了。然而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恐慌和政治危機並沒有根本消滅。由於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力的飛躍發展和世界市場的逐漸縮小；由於生產的大量擴張和人民購買力的極度降低；以及由於蘇聯經濟建設的成功，各殖民地工業化程度的增高和資本主義列強向外發展其經濟力量的迫切需要，於是在一九二九年又爆發了資本主義的新的危機。這是戰後世界經濟發展的第三階段。而由第一階段轉變來的第二階段，又轉變向它的反對方面了。可是這一階段雖然是第二階段的反對方面，第二階段的反對物，但決不是又還原到第一階段，而是第一階段的更高階段的發展，它使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和政治危機，更加嚴重化了。像杜德所說：

「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的世界恐慌，是資本主義最糜爛的經濟恐慌。這一次恐慌，延續而成爲長期的蕭條，其後果影響到每一人的生活。在恐慌的最高峯與最低線之間，除蘇聯以外，世界工業生產從一一三·一降到六五·九（以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間，每年的平均生產爲一零零），即降落了百分之「四二」。

這就是說，一九二九年開始的經濟恐慌，比以前任何時期的經濟恐慌都來得嚴重，決不是第一階段的經濟恐慌的重演。而隨着它來的特殊蕭條和微弱的好轉，也不是第二階段的再版。它不能發展到所謂繁榮的階段，而新的經濟恐慌又爆發於一九三七年了。

再就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般國際局面的發展來看，也是經過同樣的過程的。如前所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遠東，曾經在九國公約和美國所唱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政策之下，維持了一個短期的均勢的和平局面。在歐洲，也曾經在凡爾賽條約之下，造成國際間暫時的相對的安定局面。但是這種和平與安定的局面，雖然是戰後革命和戰爭的危機的一時的緩和，但國際間的對立和鬥爭，並沒有得到根本解決。這些對立和鬥爭的繼續發展，終於破壞了和平與安定的局面。最後，遂發展到法西斯侵略戰線和反法西斯侵略戰線之間的世界大戰。這是第一階段向反對方面的轉變。但戰爭結果，是反法西斯侵略戰線獲得了勝利，法西斯侵略戰線已經完全崩潰。從而，戰後的今天的國際局面是一種和平的國際局面，這就是現在的國際局面又轉變到戰爭的反對方面。但這種和平的國際局面，當然也不會還原到九國公約下和凡爾賽條約下的局面，而將是一種新性質的國際和平局面，也就是過去的和平局面的更高階級的發展。

像這樣，國際現象的變動和發展，是經過向反對的東西的不斷轉變，而螺旋式的進行着的。如果我們不了解這一點，而認為它的變動和發展是直線的，重復的，則對於國際現象的認識，國際問題的解釋和判斷，一定是錯誤的。例如在這次歐戰爆發之前，英法蘇軍事合作的談判破裂，而德蘇互不侵

犯協定締結。於是有人認爲英蘇關係和德蘇關係都將一直不變地發展下去。英蘇決不能合作，德蘇也決不會干戈相見。甚至還有人認爲蘇聯可以加入侵略戰線而形成德義日蘇集團。但事實證明這判斷是錯誤的，蘇聯終於成爲反侵略鬥爭的中堅力量，而英國也和蘇聯結了軍事同盟。又如這一次世界大戰的性質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性質不同，從而這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局面，也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局面不同，本來是非常明顯的事。但有人却認爲這一次世界大戰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演，而這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局面，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局面的再版。因此，他們認爲戰爭將循環無已時，而世界也永爲弱肉強食的世界了。這次，戰爭中的反侵略戰線方面和第一次大戰中的協約國方面，不過是一邱之貉，沒有支持的必要。這看法，不但是錯誤的，而且是有害的。研究國際問題必須排除這種態度。

最後，必須一提的，是在前面我們曾指出國際現象的變動和發展，以它自己內部所包含的相互對立的成分的存在和運動爲根據。但這些相互對立的成分，不僅相互排斥，相互鬭爭，而且也相互聯繫相互統一。在相互對立的東西中，便含有統一。固然對立是基本的，統一是次位的；但有對立，便不能沒有統一。只有統一而無對立，則一切都成靜止而無發展，只有對立而無統一，則一切都是破壞，而無建設。這都違反社會發展的法則。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占有世界六分之一的廣大的土地上，出現了社會主義的蘇聯。從此，在國際間便發生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對立。這種對立是從蘇聯一產生就開始存在着的。從一九一七年開始，資本主義列強便對蘇實行了直接干涉。這種干涉失敗

後，資本主義列強便採用外交上的攻勢，利用一九二二年召開的日內瓦會議，一九二五年召開的羅加諾會議等對付蘇聯，到希特勒獲取德國政權後，大唱進攻蘇聯的調子，而一部分資本主義國家如希望德國和蘇聯一拼。這都表示在二個體系之間是存在着基本對立的。

但是資本主義列強和蘇聯的對立是相對地統一着的。因為它們既是在同一世界上存在着，便在事實上不能斷絕關係。在經濟方面，蘇聯不能不從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資料和技術經驗，而在資本主義國家也不能不吸取蘇聯的資源和在蘇聯銷售他們的商品。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在資本主義國家，於停止對蘇直接干涉後，與蘇聯締結的條約，除了媾和條約外，大都是商務上的條約，而蘇聯的對外代表，除了一般的使節之外，它的商務代表在外國是演着特殊任務的。在政治上，蘇聯是反對侵略，擁護和平並援助被壓迫民族解放的，因此，他不能不和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和受侵略威脅的國家，建立友好的外交關係，並共同反對侵略與壓迫。同時，他雖然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和資本主義列強處在對立的地位，但因他不主張革命的輸出，不採取武力的世界革命，所以又可能和資本主義國家締結非侵略的，反侵略的條約，建立一般的外交關係，甚至爲了反對侵略，擁護和平，站在一條戰線上。假使我們認爲資本主義列強和蘇聯之間，只有對立，沒有統一，則對於國際反法西斯侵略戰線的結成，便無法解說。過去有人對於國際反侵略戰線，抱着懷疑和悲觀的心理，甚至惡意地曲解其性質和作用，就是由於過分強調對立，而抹殺統一。

又如在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也存在着對立，是不可否認的事。最顯著的表現是在商品輸出上的

對立。譬如我們隨便在市場上看到的一些自來水筆，有的是英美貨，有的是日本貨；這些東西輸入到中國來，中國就成爲他們的銷售市場，而我們看到這些東西的「國籍」不同，便也會想到中國不是一個國家的銷售市場，而是幾個國家的銷售市場。但是這些不同「國籍」的東西在一個市場上銷售這一事實，就表現着這幾個國家在競爭市場上的對立，也就是在商品輸出上的對立。這些國家都想大量地，超過別的國家；銷售自己輸出的商品，因而也就不能不和別的輸出商品的國家發生競爭了。比較商品輸出的競爭更嚴重的，是資本輸出的競爭。我們常說，英美日本在中國有鉅額的投資，這就表現英美日本在對華輸出資本上，存在着相互競爭。這種競爭比較商品輸出，更容易引起嚴重的衝突乃至戰爭。此外，資源的爭奪，領土的分割，都使資本主義列強間的對立尖銳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並沒有解決了這些對立，反倒擴大了這些對立。其後，資本主義列強間，實行着激烈的關稅戰，貨幣戰，商品傾銷戰以及集團經濟的組織等，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列強間加甚了對立的表現，同時，也是促進對立更加尖銳化，而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因素。從一九三九年德國發動歐戰到一九四一年日本挑起太平洋戰爭，就資本主義列強相互關係而言，正是對立發展到最高點的表现。但儘管資本主義列強間有着極嚴重的對立，而他們之間，並不是決不存在着統一的。在經濟上，他們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對立同樣表現得最顯著。例如過去美日在遠東的對立是非常尖銳的。但日本不得不向美國銷售生絲，而從英國購入棉花和石油；同樣，美國也以日本爲售貨，投資的主要對象之一。直列戰爭爆發爲止，這種經濟關係是不能完全斷絕的。政治上，也有同樣的表現。儘管德義在奧地利

問題上，曾經相互對立，但在西班牙問題上，他們合作。儘管英德之間有着對立，但張伯倫却參加了莫尼黑會議。爲了對付共同的敵人，爲了維持資本主義體系，一般地說，他們非不可能暫時以統一代替對立，因此，假使不是德義日侵略戰線妄想征服世界，向全世界挑戰，則國際反侵略陣線也許還會很快地結成。自然，在資本主義列強之間，對立也還是基本的，而統一只是暫時的。

又如資本主義列強和弱小民族之間，也是存在着對立的。資本主義列強對於弱小民族的壓迫和榨取，必然引起弱小民族的反抗。弱小民族必然要爭取自身的獨立自由與解放。這種對立只要資本主義列強和弱小民族的關係存在一天，它便也存在一天，不管用任何方式，是無法澈底解決的。但在這種不能根本解決的相互對立中，也還存在着相對的統一。例如在平時，資本主義列強雖然榨取着弱小民族，但同時也就使弱小民族的民族經濟隨着發展起來。弱小民族國家的民族資本家，雖然反抗資本主義列強的經濟侵略，而同時又不能不多多少少依賴它們的經濟上的扶助。又如在戰時，爲了抵抗和打擊外來的侵略，他們是可能在同一條戰線上，統一起來。自然，資本主義列強和弱小民族之間的統一更是暫時的。

此外，各國內部各種力量的對立也可以影響到國際現象。例如德義日侵略者的向外侵略，爲了緩和內部的對立，消弭革命的危機，也是原因之一。但是各國內部的對立，也不是不能一時表現着統一的。在德義日侵略國家，統治階層相互間的對立，乃至和一部分落後的被統治階層之間的對立，在戰爭時期，是一時相對地統一了。另一方面，在英美民主國家，政府和人民更是爲了對外的反侵略戰爭

而團結一致的。

像這樣，一切國際現象都是有着對立，同時，也具有統一。對立中有統一，統一中有對立。對立可以發展為統一，統一也可以變為對立。這一對立的統一，又常常是另一對立的產生。所以我們研究國際問題，不僅要了解國際現象中的對立和統一，而且是相互關聯着，而且要了解它們是相互轉變着；不僅要了解每一個國際現象中的對立和統一之間的相互關係，而且要了解各個國際現象中的對立和統一之間的相互影響。如果把對立和統一都看做靜止的，不變的，那一定只能得到錯誤的，不正確的判斷。

3 必須依據因果法則去研究國際問題

第三，是必須依據因果法則去研究國際問題。任何社會現象的發生，消滅及其發展的過程，決不是突然的。它是有着必然的因果關係。它是在因果法則之下活動着的。就是說，每一個社會現象都有產生它的先行現象，也有它所產生的後繼現象。先行現象是它的原因，它是先行現象的結果；而它又是後繼現象的原因，後繼現象是它的結果。有原因存在便可能有結果發生，有結果發生便不能沒有原因存在。國際現象也如此。例如資本主義發展到金融獨佔資本支配的階段，在政治上便產生了金融獨佔資本獨裁的政治形態，而這種政治形態的樹立和發展的結果，在對外政策上，又必然要採取侵略的戰爭政策。金融獨佔資本獨裁政權的樹立和發展，是金融獨佔資本支配經濟的結果之一，同時，又是

實行對外侵略戰爭的原因之一。正因為有因果關係存在着，有因果法則作用着，所以我們才能對國際問題，有所了解，有所判斷。

所謂因果關係和因果法則，都是客觀的存在，決不是任何人所能依其主觀的好惡，喜怒而隨意製造出來的。儘管希特勒抱着征服世界的野心，但它發動侵略戰爭的結果，由於他所能運用的人力，物力的衰竭，與反侵略戰線各國人力，物力的強大以及全世界人民對於侵略行動的憎惡和反對，這一些客觀原因，使他不可避免地一敗塗地，正和他本來的目的相反。同樣，儘管日寇處心積慮，想要滅亡中國，吞併中國，但以「七七事變」開始的中日戰爭竟能打了八年之久，而我們已獲得了空前偉大的勝利，它不僅沒有達到吞併中國的目的，反而使自己陷於崩潰。正因為因果關係和因果法則，是客觀的存在，所以我們才有把握的可能。

然而客觀地存在着的原因和結果，並不是靜止的，不動的，固定的。它們可以互相轉變，互相作用。譬如說，國際經濟是國際政治的決定的原因，國際政治是國際經濟變動的結果，而國際經濟又常受着國際政治的影響，國際政治的反作用，又可能成爲國際經濟變化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們不能一口咬定成爲結果的東西，決不能給予成爲原因的東西以影響。不過，在它們的相互作用上，成爲原因的東西，是起着基本的決定的作用罷了，像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那樣，雖然構成相互作用的因果關係，但相互作用的基礎，仍然是經濟。經濟實爲決定的原因。

在這裏，必須指出的，是有些似是而非的因果論，表面上，也承認原因和結果的存在，以及二者

相互間的作用，而實際上，却既不認識真正的因果關係，也不了解必然的因果法則，結果，其所謂原因和結果，並不是確實的原因和結果。他們或者以爲一切因果關係，都是宿命的，例如說，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被法國壓迫的原因，就必然會有這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征服法國的結果。其實，德國在法國壓迫之下，雖然可能採取復仇的行動，但這行動不一定便會勝利，便會征服法國。貝當投降希特勒的原因，決不是單純的德國曾被法國壓迫的這一事實。他們又或者以爲一切因果關係，都是合乎一種目的的，例如說，世界大多數國家和民族都反對納粹德國，因而納粹德國被打倒。其實，要打倒納粹德國，固爲世界大多數國家民族所抱的目的，但只有這目的，納粹德國不一定便會被打倒。納粹德國之所以被打倒，是因爲已有了它被打倒的客觀條件以及反對它的各國家和民族的適當的努力。他們還更有以爲一切因果關係，都是一種循環報應的關係，例如說，在歷史上，德國曾經征服過法國，法國也曾經征服過德國，始終互相報復，循環不已。這次德國征服法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法國征服德國的結果，在戰爭中間法國一度被德國征服，因而又成爲法國占領德國的原因。其實，已被征服的國家，未必都能變爲征服者，假使真正循環報復的話，爲什麼歷史上有許多國家被滅亡呢？我們研究國際問題，必須排除這些似是而非的因果論。

4 必須全面地和在相互關係中去研究國際問題

第四，是必須全面地和在相互關聯中。去研究國際問題。每一個國際現象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全

體中的一部分。它和全體有着關係，也和其他每一個現象有着關聯。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世界，是資本主義體制和社會主義體制並存的世界。在這世界中，存在着前面所曾述及的幾個基本對立。即資本主義國家和蘇聯之間的對立，資本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的對立，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間的對立以及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各種集團力量之間的對立。這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整個國際局勢。而這局勢的發展，更表現為目前把全世界劃分為侵略戰線和反侵略戰線兩個對立和鬥爭的陣營。一切個別的國際現象，都和這一整個國際局勢有關聯，都受這一整個國際局勢的制約。不了解整個國際局勢，便不能了解個別的國際現象。簡單地以希特勒進攻蘇聯比擬拿破倫進攻帝俄；把英蘇同盟視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三國協商，顯然是錯誤的。又如一九三七年開始的「中日戰爭」，一九三九年開始的英德戰爭，一九四一年六月開始的德蘇戰爭以及同年九月開始的太平洋戰爭，這些個別的國際現象，不僅和整個的國際局勢有關聯，而且它們相互間也有着關聯，不僅這樣，它們還又和它們以外的其他國際現象有着關聯。因此，要了解這些國際現象，便必須在戰爭的本身外，更把它和英國過去的安撫政策德義日軸心同盟的成立，英美中蘇反侵略陣線的結成等一切有關事件聯系起來去觀察。這樣，才能知道侵略戰線與反侵略戰線的戰爭的發生原因和實際情況，並預測今後的世界前途，和這同樣，當成們要判斷日本有無投降的可能時，只從我們的抗日力量和日本侵略力量的對比上考察是不够的，必須同時把它和英美蘇等同盟國的一切力量 and 一切條件再與日本的一切力量 and 一切條件加以比較，才能得到日本必然投降的結論，又不僅國際現象相互間有着關聯，而且

它和國內事件也存在着關聯。希特勒上台是德國的國內事件，但他在德國握得政權的結果，促現了對外的侵略戰爭。中國不實行民主，看來是國內事件，但發展下去會影響到世界法西斯的再起。

總之，一切國際現象都不是孤立的，所以我們必須全面地研究它；在相互關聯中研究它。

5 必須在具體情況中去研究國際問題

第五，是必須在具體情況中，去研究國際問題，研究任何問題都需要首先了解具體情況，而不能單靠抽象的研究。對於複雜多變的國際問題，更是如此。假使我們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性質，究竟是帝國主義戰爭？還是非帝國主義戰爭？那就不能單是根據一般的抽象理論，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戰爭，而那一次戰爭並沒有解決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自必要發展為第二次的帝國主義戰爭。於是判斷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是帝國主義戰爭。而必須具體地看參加這次戰爭的國家，究竟是什麼國家？它們究竟爲了什麼目的而戰爭？在它們中間，那些國家是侵略者，是戰爭的發動者？那些國家是被侵略者！是實行着自衛戰爭？那些國家的戰爭是違反人民利益的？那些國家的戰爭是適合人民利益的？然後，才能判斷這一次世界大戰是什麼性質的戰爭。很明顯地，參加這一次世界大戰的國家，一方面是德義日侵略戰線，他方面是英美中蘇反侵略戰線，德義日是發動侵略戰爭的，是犧牲人民利益的，是違反人民意志的；英美中蘇是實行自衛戰爭的，是保護人民利益的，是實現人民意志的。這還不很清楚嗎？這一次戰爭，一方面是德義日實行的侵略戰爭，另一方面是英美中蘇實行的反

侵略戰爭，決不是帝國主義戰爭。

但所謂具體情況，是常常變化的。不是今天的具體情況依然是昨天的具體情況，過去的具體情況，都可做爲判斷的根據，只有當前的具體情況，才是最可靠的判斷的根據。例如日本在經濟上，曾經依賴英美的扶植和援助，一直到宣布凍結資金時爲止，美國還是日本的生絲的最大主顧和軍需品的重要供給者。這是有確實的統計數字可以證明的具體情況。因此，有些人依據這情況，斷定日美之間不會發生戰爭，但不知這些具體情況，在凍結資金後，逐漸起着重大的變化。這變化使日美之間有了爆發戰爭的充分可能。因而他們的判斷遂被太平洋大戰推翻了。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間，印度人民爭取獨立，自主的運動，在原則上，是無可非議的。不過在那個時間，英國已從事於反侵略戰爭。這個戰爭是對於解放全世界一切被壓迫人民有利的，對於印度人民也是有利的。因此，印度人民一方面固然應該向英國要求獨立，自主，而另一方面，也必須使英國的反侵略戰爭，不因之受到不利的影響。那就是說，在這樣的具體情況下，印度對英國要求獨立，自主的運動，應該和過去採取不同的方式，即必須顧慮到基本的反侵略戰爭的利害。自然，在英國方面，爲了爭取反侵略戰爭的勝利，也必須像給予國內人民以更大的民主權利一樣，給予印度以獨立，自主，而不應該堅持過去的傳統政策。雙方都應該站在反侵略戰線的利害上，以互讓的態度，解決雙方的糾紛，不應該訴諸武力。這不僅是應該的問題，而且是「可能」的問題。如果我們忽視具體的情況，而僅拘泥抽象的理論，一方面認爲英國對印度的傳統政策，永遠不會改變，他方面認爲印度非實行暴力的鬭爭，不能得到獨立，解放：

那就犯了很大的錯誤了。像這樣，研究國際問題是和具體情況一分鐘也離不開的。離開具體情況，則縱使牢記着許多理論和史實，而對於國際問題，實際是一無所知，一無所有。

6 必須和人的實際行動聯繫起來去研究國際問題

最後，是必須和人的實際行動聯繫起來，去研究國際問題。因為一切國際現象的發生，發展和解決，都是經過人的實際行動而實現的。例如第三次世界大戰誰都預測到。反侵略戰線方面，一定可獲得最後勝利。但沒有人的實際行動，恐怕也就沒有今天的。比方說，在這次歐戰爆發後，如果英國不放棄過去的安撫政策，不和其他反侵略國家結合為一條反侵略戰線，不積極增加軍需生產，不積極從事武裝抵抗，那英倫三島也許早已插上了卍字旗。又如在德蘇戰爭爆發後，如果蘇聯不能動員其豐富的人力，物力以抵抗希特勒的野蠻而猛烈的進攻，並運用適當的外交政策，爭取一切的可能外援，則希特勒也許真已闖兵莫斯科紅場了。正因為英蘇都在實際行動中，發揮了自己的極大的力量，所以希特勒對於英倫三島，雖曾幾度作進攻的企圖，而終不免望洋興歎，同樣，對於莫斯科的猛烈進攻，結果不但沒有攻進莫斯科反而使偉大的紅軍占領了柏林。同樣的，我們一向說，中國抗戰一定勝利，日本一定失敗，也並不是說中國自己不必有任何努力，不作武力抵抗，不爭取友邦援助，不參加國際反侵略戰線，就會坐而致勝，擊潰日本。恰恰相反，必須我們上下一致，共同努力，配合日本人民的反戰運動和整個國際反侵略鬥爭，以爭取抵抗勝利。今天的勝利也正是因此而獲得的。有些胡塗虫却不這樣

想，他們總是認爲中國的勝利或失敗都是命運注定的，和他們認爲一個人的禍福是命運注定的的一樣。對於抗戰，絲毫不盡人力，一切委諸天命。於是有些悲觀主義者在勝利以前便認爲中國只有死路一條。所謂戰亦亡，不戰亦亡。既終不免一亡，那末，與其戰而亡，不如坐以待亡。有些樂觀主義者則認爲日本進攻不進攻，我們抵抗不抵抗，敵國人民反戰不反戰，我國人民努力不努力以及整個國際反侵略戰爭勝利不勝利都無關重要，反正勝利是我們的。無疑地，這種靠天吃飯，否認實際行動的人，不僅是永遠不能了解國際現象，解決國際問題，而且對於國家民族是非常有害的。研究國際問題，必須排除這種態度。

五、研究國際問題的具體方法

研究資料的蒐集和運用

a 什麼是研究國際問題的資料

俗語說：「巧婦難爲無米炊」，研究資料對於一個科學研究者，就正像米對於爲炊的巧婦一樣，是不能缺少的東西。沒有它，科學研究者便無從研究起。研究國際問題的人，自也不能成爲例外，他們同樣是需要資料，而且是需要正確而豐富的資料的。如果沒有正確而豐富的資料，則儘管你的研究方法如何正確而巧妙，也不易清楚地了解一個問題，而獲得正確而圓滿的研究結果，所以在下手研究國際問題的時候，第一步，便是蒐集資料。蒐集資料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但這困難是必須設法克服，而不能規避的。資料蒐集列手後，第二步，才是運用這些資料。有些人認爲研究資料的蒐集和運用，不過是一種技術問題，是一種「形而下」的問題，不值得重視。其實，技術問題和理論問題是分不開的，前面所述的基本方法和這里所述的具體方法，是一個研究方法的兩方面。技術問題便包含着理論問題，基本方法常經過具體方法而表現。像研究資料的蒐集和運用這種技術方面的研究方法，也並不是不懂基本方法的人，所能够適當地，正確地運用的。那些主觀主義者是不想也不能客觀地，科學地

蒐集和運用資料的。他們常是依據自己的想像和希望去蒐集和運用資料，不問資料本身正確不正確，只問它是不是合乎自己主觀的要求。甚至不惜歪曲事實，製造虛偽的資料。例如在抗戰中間有些人不知道是不願意中蘇保持友好關係，還是憂慮中蘇友好關係不能維持。根據所謂松岡洋右訪問蘇聯的結果，蘇聯已拒絕中國假道蘇軍運輸物資的傳說，便做爲研究的資料，斷定中蘇關係，將會惡化。實則這種傳說，根本不能當作可資依據的資料。根據它來判斷中蘇關係的前途，其結論當然是錯誤的。像這樣地，摭拾一二不可信賴的傳說，便當做可資依據的資料，實在不僅是不懂得蒐集和運用資料的技術方法，而且是違反或拋棄基本方法。具有科學態度和正確方法的研究者決不是這樣做。他們對於資料必認真地鑑別其真偽，所採用的是真實的資料，而假的，虛構的資料，則被拋棄。經過這樣的鑑別，然後根據真實的資料，開始研究的工作，其結果當然是正確的了。這說明研究資料的蒐集和運用，實在是一種研究上的必要工作，決不是不值一顧的東西。

那末，什麼是研究國際問題的資料呢？大體上說，國際經濟，國際政治，國際法規，國際文化，國際地理，國際史料等廣泛的範圍內的資料，都是國際問題的研究資料，這些資料的來源，如果做爲一個分類說，那就可以分成：關於國際問題的新聞，關於國際問題的評論，關於國際問題的專著，關於國際問題的史料，關於國際問題的統計。

關於國際問題的新聞，可以大別爲兩種。一是電訊，二是通信。前者是比較簡單扼要地，迅速報導最新發生的國際事件，或已經發生的國際事件的最新發展。它的內容是片段的，不是全面的；是零

碎的不是系統的。後者是以最新發生的國際事件或已經發生的國際事件的最新發展，又或二者以外之較有重要性的，存在較久的國際事件爲中心，而加以有系統的敘述，它的內容比較電訊爲有全面性，系統性。

關於國際問題的電訊，是報紙國際新聞版的主要材料。它大部分是各國通訊社供給各報紙，而爲各報紙所刊載的。例如從前桂林大公報登載：

「華盛頓十五日合衆社電：太平洋作戰會議，今日討論印局甚久，出席會議者表示印度有被割爲聯合國自衛基地之必要。紐西蘭駐美公使奈士於會後對記者云。英國已向印度提出誠懇之建議，並表示英方希望印局能予解決，英方建議保留一項條件，即必須利用印度以保護聯合國國家之權益是也……」。又載：

「華盛頓十五日路透電：本日之太平洋作戰會議，曾討論中印形勢，今日會議時間之長，爲前所未有。紐西蘭代表奈士謂，彼認爲印局有圓滿解決之望」。

各國較大的報紙，在通訊社供給的電訊之外，還常有所謂本報駐外記者的專電。但在報業不甚發達的我國，還不多觀。像這樣，各通訊社的電訊，無疑地，是國際新聞的重要來源，但是同一個國際事件，而因報紙或通訊社的立場不同，遂不免常有不完全一致，甚至相互抵毀的報導。就前述桂林大公報所載的兩個電訊，也可以看出美國合衆社的電報就比英國路透社的電報詳細得多。看過路透社的電報，只知道太平洋作戰會議討論到印度問題。而看過合衆社的電報，則更知道一些，比較具體的內

容，即「出席會議者表示印度有被劃爲聯合國自衛基地之必要」；又知道奈士對記者的表示，不僅像路透社所說的，「印局有完滿解決之望」，而且更知道英國向印度提出的條件。爲什麼路透社只作極簡單的報導，而合衆社則比較詳細呢？這並不是單單由於路透社與合衆社的作風不同，主要倒是由於合衆社是美國的通訊機關，而路透社則是英國的通訊機關。在印度問題上，美英之間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因而反映到這二個通訊社的報導上，也就不能完全一致。

這說明由於各通訊社所屬的國家對於某一國際問題的態度不同。而各通訊社的電訊也就隨着有所不同。所謂不同還不僅是對於某一國際新聞，故意縮短它的內容，或故意擴大它的內容，又或故意遺漏它的重要內容，抹殺它的重要意義，甚至爲了損人利己，竟不惜捏造事實，散佈謠言，像德國的海通社，日本的同盟社，就是慣於幹這種勾當的。因此，在報紙的國際新聞版，我們常可以看到各通訊社發出的相互矛盾的電訊。究竟它們中間的那一個可以做爲我們的根據呢？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善於鑑別，仍不難辨別其真偽，而使它們成爲我們研究國際問題的重要資料。

關於國際問題的通信主要要是由報館（或雜誌）自己特派或特約的駐外記者，就國際間所發生的重要事件，或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種情況，用系統的通信體裁，報導出來的。但有時，它可以是由外國的材料，改編過來的。它不如電訊迅速，却比電訊詳細。電訊差不多都是比較簡短的。即使間有很長的一個電訊，報導着一個重要的國際事件，像羅斯福的爐邊談話，邱吉爾的國會演說，德蘇戰爭或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的詳情等，但也只限於這一事件的本身，而不能涉及和這一事件有關的

其他的許多方面；也只限於這一事件當時的情況，而不能詳述這一事件的前因後果。通信則可做到這一點。例如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蘇戰爭爆發後，英首相邱吉爾立刻發表援蘇的聲明，實際上，也進行着援蘇的步驟。但在英國內部當時還不免有人反對邱吉爾首相的這種措施。援蘇和反蘇的兩種主張，還在不斷爭論着。這情形，在電訊中也可以透露出來。但詳情的報導則只能讓諸通信。像同年七月八日出版的美國「新羣衆」雜誌，便曾載有如下的通信。讀後，使人更能明瞭當時的實在的詳細情況。它的內容是：

「最近幾天來，倫敦各方面發出好些重要的表示，現在列舉於後：

隨着英國軍事經濟代表團的派赴莫斯科和英駐蘇大使克里浦斯的返任，英國全國鐵路工人聯合會——是英國三個最強大的聯合之一——會長樸茲，即致函人民大會，支持他們的英蘇聯合的主張，同時，並請求貿易合會立即派遣代表團至莫斯科，和邀請蘇聯派遣一隊同樣的代表團來訪問英國。他宣稱：『和我們的蘇聯同志團結在一起』是必要的。

倫敦區一家重要飛機製造廠的管工訪謁蘇聯大使邁斯基，以他們的願望和決心向他提出保證說，他們決不容許任何人或物阻礙英蘇在戰爭中作最充分的合作。

南威爾士礦工聯合會執行委員會通過一條議決案，宣佈：『如發覺在這國家之內，對蘇聯懷有敵意的當權者有阻礙英國和蘇聯的充分合作，以擊敗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企圖時，應即予以警告。』

在倫敦街上舉行着大規模的示威運動！——這是歐戰爆發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示威運動——要求政府絕對的履行其與蘇聯作充分聯合的保證，和把一切反對和蘇聯合作的人排除掉。

這就是過去幾日來，一切外交，軍事和經濟動向的重要背景。北部戰爭工業貿易聯合會主要實際工作者之一的積克，奧文，曾經說過，對首相提供對蘇充分援助之保證，最初的普遍反應就是一種固執的熱誠。奧文在和我們的通訊員談話時說：『如果有人提出這保證也許會被反對勢力破壞之說，我們的答覆將永遠是：『讓他們試試看。』』

目前政界的一般反應，是對下列這一意見予以證實：首相的廣播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承認這里存在着這種反對分子的潛在力量——尤其是在若干駐在外國的英國官員間——因此，必須趕速授予現內閣的執權者以一個權威的方針。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首相發表廣播後，議會里，仍然有若干議員公開運動，企圖將和蘇聯聯合的議案予以保留。「每日快報」的消息靈通的記者威廉，喜琪曾經喚起人民對於若干天主教機關報的態度，予以敏銳的注意，那些報紙目前正領導着一個反對和蘇聯聯盟及在蘇聯進行「反革命」——這說起來似乎不可信——的宣傳戰。

同樣，使得許多人感覺無味和煩惱的是：有若干在英國的聯軍國家的政府，正斷章取義地，利用首相關於其本身的聲明，向『他們自己的人民』廣播，勸告他們要『反對共產主義』。這里，沒有人認為必須或者夢想到請求他們廣播對共產主義有利的聲明；但是。有人認為在這樣的

時候，像現在這一類的聲明，祇有被希特勒利用爲分化被奴役民族的工具，這必然會大大地加增英外交部的困難。

可爲倫敦官方的態度的反映的，是那些陰謀破壞紅軍的信心的聲明，和英國報紙最初曾予以大量刊登的德方公報。最近幾天來在大部分的報紙上，似有逐漸銷聲匿跡的趨勢。

比較傾向於自由主義的倫敦「市」機關雜誌，「經濟學者」，在最近的一期內，特別喚起人民注意納粹宣傳的危險，納粹的宣傳機關正向全世界的「有錢人」和「教會中人」大肆宣傳。「經濟學者」特別指出這種宣傳對於美國大實業家潛在的危險影響」。

這樣，通信是補充了電訊的不足。雖然隨着無線電利用的擴大，電信也逐漸打破了簡短的形式，但它究竟不能完全代替通信的功用。不過通信雖有補充電訊的不足的優點，而也就在這優點中，包含別一弱點，那就是比較電訊更容易使事實改變真相。因爲電訊只是簡單地，報告事實，關於事實的意義留給讀者自己去判斷。通信便不同了。因爲它是有系統地，敘述出來的東西，勢不能不夾雜判斷和批評的成分在里邊。如果通信記者的觀點正確，能適當地，利用正確的材料，那當然對於讀者有很大的幫助，但如果通信記者的觀點不正確，不能適當地，利用正確的材料，則對於讀者，反不如簡短的電訊爲有益了。自然，如前所述，電訊也不完全是正確的。各個發表電訊的通訊社，都各有自己的立場，像合衆社是站在美國立場的，路透社是站在英國立場的，它們各有各的「國籍」，各爲各的國家效力，倒不如通信僅站在自己報紙的立場爲單純了。因爲通信有弱點也有優點，所以它在研究國際問

願上，和電訊同樣是重要的資料來源。

關於國際問題的評論，也是研究國際問題的資料的來源。它和關於國際問題的新聞不同，不是着重在事實的記載，而是以對於事實的分析，推論爲其主要內容。即它的主要目的是在分析國際事件，而指出其本質，意義，因果關係，發展變化，並推論其將來發展的結果以及表示自己對於這一事件的態度。這類資料大體可以分爲三種：一是綜合性的時事評述，一是國際問題專論，一是報紙或雜誌的社評。

綜合性的國際時事評述是把一定時間內的國際重要事件，用評述的體裁寫出。所謂評述的體裁，換句話說，就是夾敘夾議的體裁。它與通信，在這一點上，頗相類似。不過通信的夾敘夾議，是敘述多於議論，評述的夾敘夾議是議論重於敘述，也就是前者以報導事實爲主，後者以發表批評爲主，這是二者不同的地方。像世界知識的「瞭望台」便屬於述評一類，試舉第十三卷第三期世界知識的「瞭望台」的首段爲例。

「德蘇戰揚的新巡禮」

十月一日，法西斯惡魔希特勒在德蘇戰場上指揮大軍開始了第四次攻勢。這次攻勢，據他說，乃是今年冬季前最後一次大攻勢。而攻勢的槍頭則向着莫斯科。

一方面由於德軍的運動力所造成的數量上的優勢，一方面由於他們可以選擇時間與地點而帶

有的進攻意外性，在他們一鼓作氣的攻勢之下，蘇軍局勢的嚴重性是不言而喻的。以此，十月八日，蘇軍退出了奧勒爾；十二日，他們退出了布里安斯克，十三日，他們退出了維亞茲瑪，十六日，他們退出了加里寧。這一連串的事實表明了柏克將軍對莫斯科的弧形攻勢的猛烈。不過蘇軍之接連退出這幾個地方，並不是表明他們的倉皇失措，且戰且退，而是表明他們佈置了新防線，準備着新反攻。所以不久，我們不但聽到局勢趨於穩定的消息，而且還傳他們克復了奧勒爾及加里寧。

十月三日，希特勒不是在柏林吹過這樣的法螺嗎？『這個戰爭將可擊潰東線的敵人。可是，現在呢？一方面，蘇聯到這個時候，才動用的後備軍，在源源不斷地開上前線增援，一方面，在德軍進攻莫斯科的最初十二天以內，他們每天的死，都達十二萬人之多。並且據路透社在二十四日的奎比偕夫電，蘇聯政府發言人盧佐夫斯基說：在過去二十天以內，德軍已經喪失了三十萬人。在目前，柏克將軍正企圖衝過莫斯科與麻路雅路斯拉凡茲，並且他同時還拚命壓迫加里寧，布里安斯克和奧勒爾，好由西北方，西方，西南方，南方着着向莫斯科進逼。但是，無論如何，德軍對莫斯科的進攻，已經由『一鼓作氣』的階段降到『再而衰』的階段了。就是柏林的軍事評論家，也承認他們的進展遲緩了。

這是中路。

南路呢？蘇聯在十七日已宣佈退出敖得薩，這是遵照他們統率部的決定，他們因此已由海道

運往牠區繼續作戰。不過，德軍在頓內次河流域的進展已經停滯了，而且他們向洛斯托夫及頓河的進展也在幾個戰役上被蘇軍阻止了，雖然蘇聯軍會在二十二日退出了塔千勞格（但是德軍在這里却死傷了三萬五千人）。就是克里米亞德軍也不易攻入，雖而他們在二十三日又向那里發動了新攻勢。至於北路，則蘇軍正在列寧格勒及諾伏格勒特以東進行有力的反攻，以打擊德軍。

在這里，我們不要忘記，無論莫斯科或列寧格勒，都已降了大風雪。包列紹夫曾經這樣說過：德軍是不能同天氣的條件對抗的，有許多人已經患了赤痢及流行性感胃，他曾學德軍第五十八師（步兵師）的第二百二十旅做例子，他們的悲觀程度已經使得他們拒絕進攻蘇聯了。此外，沙柯羅夫斯基也說：德軍在冬季戰爭里可以運用的程度會大受損害，『他們已經開始用馬車來代替摩托車了』。道路是變壞了。並且德軍一定缺乏石油。冬天的寒冷還要使德軍生出新問題來。俄軍都有羊皮外衣與雪靴。俄軍可以抵抗零下五十度的天氣，但德軍是不能的。

蘇京之遷往奎比偕夫，以及鐵木辛科將軍之由中路總司令調任南線總司令，伏羅希洛夫及布丹尼之正從事於組織新軍，都表示蘇聯在長期戰或消耗戰里準備給予德軍以最嚴重的打擊。

關於國際問題的專論是對於目前的國際事件，國際關係或某一國家內部的情況，加以比較詳細的分析和評判。許多報紙，雜誌上的國際問題論文，不管它用什麼樣的標題，只要是它的內容是分析，評論國際問題的，都屬於國際問題專論。俯拾即是，無待舉例。

報紙，雜誌關於國際問題的社評，是報紙，雜誌對於某一國際事件所發表的，代表該報紙，雜誌

自己的意見的評論。社評的體裁和專論不同，宜簡潔，不宜冗長。因而在分析上，比較簡單，在解釋上，勢難充分，其所着重的，主要是在發表主張。雖近來一般趨向，漸也重視分析和解釋，但究竟仍以發表主張為主。因此，要從評論中找研究國際問題的資料，是不能有很大收獲的。不過，因為它的題材大抵取自最近發生的，最重要的國際新聞，單就報紙而言，則常是和當天的第一條國際新聞相配合，所以縱令內容簡單，也還不是沒有一顧價值的。特別是有地位的，代表一種政治力量的報紙，雜誌的社評，即使它毫不分析和解釋而僅發表一種武斷的主張，而這主張的本身，便可做為研究國際問題的資料。因為從它可以窺知站在它背後的政治力量的動向。至於發表正確主張的社論，其足以幫助我們了解國際問題，更不待說。

上述三種評論既都着重分析和批評，故由於作者的不同，而其內容可能有正確不正確之別。要把它做為研究國際問題的資料，當然還需要加以鑑別。

關於國際問題的專著是對於一般的或特殊的國際問題，有系統地，記述，分析，評論，研究的專門著作。它包含較豐富的內容和較大的分量。它和上面所說到的關於國際問題的專論不同。它不是一篇評論，而是一部著作。正因為這樣，它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完成。因而在國際形勢變化很快的時候，常有使人感到「明日黃花」的缺點。不過一本材料豐富，評述正確的有價值的著作，即使在時間性上，有不能完全針對目前的實際狀況的缺點，而仍不失為研究國際問題良好的資料。像瓦爾加的「兩種制度」，杜德的「世界政治」，溫納爾的「列強軍力論」，塔寧，約翰等的「日本作戰論」，

阿特麗的「日本的透視」等，雖然是幾年前早已出版的東西，可是現在研究國際問題，仍不能不把它做爲基本資料。

關於國際問題的史料，包含着今天以前的時事記述，國際條約，外交文件以及國際間重要的團體活動和個人言行等。史料雖然是過去的東西，但在研究現在的國際問題時，也還是必需的參考資料：例如當我們研究日本目前的侵略政策的時候，就需要翻開有名的田中奏摺看看；當我們研究美國的對外政策的時候，就需要追溯到過去的門羅主義的內容；當我們研究日美關係的發展的時候，就不能拋開史汀生在一九一八事變後的「不承認宣言」。特別是距目前較近的史料，更和研究目前的國際問題，具有直接的關係。所以在作爲研究國際問題的資料一點上，史料和當前國際新聞，同樣是非常重要的。

關於國際問題的統計，更是研究國際問題所不可缺少的資料。當我們研究國際經濟的時候，知道一九二九年是世界經濟恐慌開始的一年。從這一年到一九三二年是世界經濟恐慌逐年嚴重化的時期。這由什麼證明呢？就是由統計材料證明的。譬如，根據國際聯盟統計，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二年，除蘇聯外，世界工業生產的指數從一一三，一降到六五，九（以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每年的平均生產爲一〇〇），即降落了百分之四二。在這個時期，以金元爲計算標準的世界貿易，也降落了百分之六五。相反地，失業人數的指數則增加了。一九二九年爲一〇〇，一九三〇年即升到一六四，一九三一年更升到二三五，最後，一九三二年升到二九一的最高峯。到一九三三年才下降到二七四。

從這些統計，很清楚地說明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二年是世經濟恐慌的嚴重時期。如果沒有統計材料，我們依據什麼能夠得到研究世界經濟這一問題的精確的結果呢？不僅是研究國際經濟需要依據統計材料，就是研究國際政治，文化，社會等問題也需要依據統計材料。例如我們要研究目前交戰國雙方的軍事力量，那我們就必須知道他們各自有陸海軍多少，飛機多少，潛艇多少，船隻多少，其他軍需品多少，以及在戰爭中能夠動員多少人力，增加多少生產等等。而要做到這一點，便須依據統計材料，因此，我們說統計材料是在研究國際問題上，決不可少的東西。

自然，統計材料並不是完全可靠的。有正確的統計，也有錯誤的統計。甚至還有偽造的統計。什麼統計可資依據，還需要我們鑑別。所以我們除了在報紙上，雜誌上，專著上，尤其是年鑑上，蒐集材料外，同時，還需加以鑑別和選擇。

以上這幾種資料，都是在研究國際問題上，必不可缺少的。因此，研究國際問題的第一步，便是經常蒐集這些資料。

B. 怎樣蒐集資料？

蒐集資料是一件極麻煩的事情。正因為這樣，所以必須有方法。如果有適當的方法，那就變成容易而有興趣的事情了。

就報紙上所刊載的資料說，不管是新聞也好，不管是評論也好，普通都是採用兩種蒐集的方法。一種是每天把立場或內容不完全一致的各種重要報紙例如大公報，中央，新華日報，等，能有外國報

紙當然更好，搜羅起來，每一種報紙放在一起，依照年月日的次序，照原樣保存着。這種蒐集方法，好處是使每一件關於國際問題的重要新聞或詳論，都不致遺漏掉；壞處是在使用的時候，非重來仔細翻報不可。要補救這種毛病，最好，同時再用索引的辦法，把這些報紙上的材料，編類，摘記，註明報紙名稱及出版年月日，即在使用的时候就方便多了。但即使這樣，而時間一久，報紙堆積太多，使用依然難免感到不便。

另有一種方法就是剪報。剪報是最普通的方法，現在各機關的資料室，大都採用這種方法。所謂剪報就是從報紙上把所需要的資料，剪下，保存起來，而把不必要的部分拋去。這樣，所保存的已不是一大堆報紙，而是必要的資料了。這對於研究國際問題的人，是非常有益的工作。因為不僅你可以經過剪報的工作獲得必要的資料，而且你可以在這工作中，切實明瞭報紙所載資料的內容。在開始採用剪報方法的時候，首先必須把我們所需要的資料，依性質或地域，分類起來。比方就性質分類，可以分爲（一）一般國際情勢，（二）國際經濟，（三）國際政治，（四）國際法規，（五）國際文化，（六）各國國內狀況，（七）特殊問題等。就地域分類，可以分爲歐洲，遠東，美洲，非洲，以及英，美，中，蘇，德，義，日本各國等。自然，這兩種分類方法，事實上，常是互相補助，互相錯綜，而同時並用的。分類愈細愈好，愈便於使用，所以在上面兩種分類之下，還必須更有較細的分類。例如在各國國內狀況類中，當然需要更分爲英，美，中，蘇，德，義，日本及其他各國內狀況。而每一國家的國內狀況中，又可分爲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特殊問題等各類再往下分類，還可以

把政治分爲政治制度，政府政策，軍事，外交，行政，以及政治鬭爭熾遞等。不過分類過詳，不僅太麻煩，太費力，而且有時也非必要。所以除基本的一般的分類必不可少外，詳細的分類，則不妨就自己的需要，斟酌變化，不必呆板。譬如英印糾紛，在平時可以把它分類在英國國內情況，或印度問題，又或殖民地問題等類內，但在目前研究國際問題，則因爲它發展到嚴重的階段，對於世界全局有極大的影響，故必須特別分類爲英印糾紛。又如假使你在國際問題中，主要是研究日本問題的，那你在所謂各國國內情況一類中，對於別的國家儘可省略，合併，例如我們可以分類爲中歐諸國，又或南美各國等，而在南美各國中間，有些國家簡直可以不提，但日本却必須特別分類出來，而且關於它的國內情形，必須細大不捐，網羅一切，比較對於英美蘇聯還要詳細。不這樣，你便不能把日本問題弄清楚。分類好像是一個呆板的工作，其實，也是必須靈活運用的。

在分類之後，其次，便是逐日依照既定的分類標準，從報紙上蒐集資料。最笨，最苦，但是最踏實的辦法，是把有關國際問題的新聞和評論都一字不漏地閱讀一遍；比較取巧的辦法，是先看標題，認爲有必要時，再看內容；更懶惰的人，則簡省不看內容，祇看標題就了事。不管笨也罷，巧也罷，惰也罷，看報以後，跟着來的工作，是把自己所需要的資料，或圈或點，標以記號，用剪刀剪下，分別擺到各自的分類內。例如最近各報登載：「美國工潮逐漸擴大」的新聞便應該剪下來，擺在各國內情況一類內的美國內情況項下。如果分類更細的話，便應該在美國內情況項下，更分在政治類內。倘不厭其詳，還可更進一步列爲政治類的工人運動等項目。當這時候，如果發現有一種資料，依既定

的分類概準，無法安排，不妨另分一類。例如在太平洋大戰爆發以前，我們可以有「日美談判」這樣一個特殊問題的分類，但到太平洋大戰一爆發，「日美談判」這一個分類，便應該爲「太平洋戰爭」這一個新的特殊問題的分類代替了。在剪取報紙上的材料時，必須注意的是需要的剪不需要的不剪，而不是有關國際問題的新聞和評論，不分青紅皂白，一齊都剪。例如十月八日的桂林大公報載：

一美冬賑運動

羅斯福籲請輸將

「華盛頓六日中央社路透電，羅斯福總統六日晚於冬賑運動及獻金運動大會開幕式中，發表演說，籲請全國人民踴躍輸將。」

在美國自然是值得注意的新聞，但在中國研究國際問題，便沒有重視的必要。因而也就不必剪下了。不僅原屬不必要的資料不必剪取。即使是需要的資料，而當它重複時，也不必完全剪取。大凡一個重要的資料，必然爲各報所一致刊載。我們祇要剪取一個報紙的資料就夠了，不必把所有各報的同一個資料都剪下來，那一個報的資料應該剪取呢？本來資料的內容既完全一樣，則剪取任何報紙都可以。但爲一貫而有系統起見，在開始剪報時，便應以自己所最信任的一種報紙做爲剪取的基礎。每一個資料都是要剪取它們的。祇有和它所刊載的不同，或它根本沒有刊載的東西，才從其他報紙去剪取。

不僅是各報相互重複，而且一個報紙的材料，主要在新聞方面，也常會有重複的毛病。在外國報

紙，這毛病比較少。因爲它所刊載的國際新聞，主要是所謂本報駐外者的電設或通信，而在編輯技術上，又採取精編主義，故不至冗長，重複。在我國報紙，則因爲刊載的國際新聞，大概是各國通訊社的電訊，而各通訊社對於每一個重要新聞，誰都不能沒有報導，誰都要發一個電報。我國的多數報紙既沒有採取精編主義，自然是不管重複不重複，一齊堆上去了。結果，是犯了重複的毛病。研究國際問題的人，決不應該跟着它們犯同樣的毛病。所以祇剪取比較詳細的，充實的一條就夠了。不過如果它們之間有所不同，那就必須同時剪取。

又不僅那些不需要的或重複的東西，不必剪取，而且即使是並不重複的東西，驟看好像是十分需要的東西，但實際是錯誤的，虛偽的，不正確的，則也不必剪取。例如各報登載中央社紐約合衆電，謂：

「今日辭職之日本外相東鄉曾任駐蘇駐德大使，故各方紛傳東鄉之去職，或係彼對日本策動攻蘇計劃特取異議所致。東鄉之前任爲松岡洋右，松岡於去年四月十五日與蘇聯簽訂蘇日友好中立協定，十月間軍人內閣或立，以備發動對英美之戰爭，東鄉亦於是時入閣」。這條電訊的主要內容，祇是「各方紛傳東鄉辭職，或係彼對日本策動攻蘇計劃，特取異議所致」。一句話，但這句話完全是一種沒有根據的揣測之辭，且其揣測顯然是不正確的。實際，日本攻蘇與否，與東鄉辭職毫無關係。故無剪取的必要。不過，有些錯誤的，虛偽的，不正確的新聞或評論，其本身雖然沒有價值，但由它可以看出一種政治作用，政治背景，政治動向，那也就需要剪取了。究竟什

麼是正確的，什麼是不正確的，並不是一下子所能斷定的。在初研究國際問題的人，自己既無把握，不妨一切剪取，留待使用時，再去鑑別。

剪下材料，並加分類後，將怎樣保存呢？這有二種辦法，一種是依照時間先後，註明日期，如果所剪取的不僅一種報紙的話，並須註明報紙名稱，分別粘到粘報簿上。爲節省浪費起見，可以拿舊雜誌之類的東西，廢物利用，替代粘報簿。這辦法的優點是所剪資料，容易保存，不致散佚；弱點是剪取既多，則粘報簿本身的保存，便發生和保存全份報紙同樣的困難。另一種辦法，是不用粘報簿，而用卡片或活頁粘上去，同樣，依照時間先後，註明日期及報紙名稱，分類擱在資料櫃或資料架上，如沒有櫃或架，則可裝入大信封，或夾以書夾。這種辦法雖有容易散佚資料的弱點，但因可以隨時抽去不需要保存的舊資料關係，在資料的保存上，既變得容易，而在資料的使用上，也要便利的多。因爲報紙上的資料，大抵具有時間性，有許多是一過那個時期，便變成了沒有保存價值的東西了。並且縱使是沒有時間性，而值得長期保存的東西，但如果已經採入有系統的著作中，翻閱非常容易，則也不需要保存了。所以一部分舊資料的隨時捨棄，實有必要，而用粘簿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因此，就個人研究者而言：以採用後一種辦法爲宜。

除了剪報之外，對於雜誌書籍，文獻等，則最普通的辦法，是編製索引。如果重要的，不易到手的資料，則須摘抄下來。至於怎樣編製索引，可參考普通圖書館的方法，或便於自己使用時檢查的特殊方法。

C 怎樣運用資料

資料蒐集到手後，應該怎樣運用呢？就關於國際問題的新聞而言，它因為研究國際問題必不可少，但並不一定能使我們滿足。因為各報紙和各通訊社都各有各的立場，所以有時，有的重要新聞，為某一通訊社故意遺漏，或某一報紙故意不登載，又有時，不重要的新聞偏被渲染，誇張，甚至有的通訊社或報紙竟惡意地捏造虛偽消息，或改竄正確的消息，以達到其不正當的目的。如果我們單依靠和信任報紙上的國際新聞，那我們一定會因其不充實，不正確，互相矛盾而感到困難。要克服這些困難使這些國際新聞的資料，能被我們有效地運用，那就必須仔細地，系統地閱讀並熟記各種國際事件發生和發展的整個過程，同時，還要注意和這一事件發生有直接或間接關聯的各種其他事件。例如我們要研究由尼赫魯，甘地等印度國民大會各領袖被捕而愈加嚴重化的英印糾紛這問題，我們就不僅要詳細閱讀報紙關於它的一切記載，而且必須同時注意到英國對印度所採取的政策，在印度的統治情形，過去印度的反英運動，克利浦斯與印度國民大會談判的經過，英印雙方爭執的焦點，國民大會的基本態度，遠東國際形勢和印度的關係等等。這樣，對於由尼赫魯，甘地等被捕，而愈加嚴重化的英印糾紛，才能有正確的認識，才能知道它的原因是什麼，解決的辦法應該是怎樣，而不致為不充實，不正確，互相矛盾的報紙報導所誤。

其次，要各種報紙所刊載的新聞做一番比較。像上面曾經述及的太平洋作戰會議討論印度問題一事，路透社的報導極簡單，極含混；合衆社的報導則比較詳細，我們中央社的報導，則更詳細。這是

因爲在英印糾紛中，英國是當事者，而且好像是處於被告的地位，屬於英國的路透社，當然是避免登載對英國不利的消息。而美國的合衆社和中國的中央社，則站在第三者的地位，自不必像路透社那樣，多所隱諱了。如果我們不看合衆社和中央社的消息，而只信賴路透社的消息，那顯然是不能窺知事實的全豹的，但如完全忽視路透社的消息，那也就錯了。不管路透社的消息是否正確，但從它可以看出英國的態度來。因此，我們必須用比較的讀法，拿幾個通訊社或報紙的消息，互相補充，互相糾正，使它成爲正確的有用資料。

再其次，必須明瞭消息的來源和背景。我們在前面說過，報紙上關於國際間新聞的電訊，主要是由各國通訊社發出的。這些通訊社，即使有表面上，是私人經營的，而實際上，總不能完全和自己的國家沒有關係。除非在特殊情形之下，至少，在意識上，它是和它自己的國家一致的，因而也就是代表它自己的國家的。因此，我們在看到每一條國際新聞時，必須注意它是那個通訊社的消息，是代表那個國家的利益，替那個國家宣傳。試就幾個主要通訊社看，合衆社是代表美國的，路透是代表英國的，過去的哈瓦斯社是代表法國的，過去的海通社是代表德國的，過去的同盟社是代表日本的，塔斯社是代表蘇聯的。無疑地，它們的態度是和它們所代表的國家的態度，大體一致的。特別像過去的海通社，同盟社，表現得更明顯。因爲德日是破壞和平，實行侵略，因而海通社同盟社也就一貫地佈散謠言，虛構事實，替它們的侵略國製造侵略口實，辯護侵略罪行，而對於反侵略的鬭爭，則任情詆毀與巫譏。例如抗戰勝利以前報載：

「敵寇無稽謔言

我軍方痛加駁斥

重慶二十三日中央社電，軍委會發言人稱，昨日敵京『同盟電』宣傳『讀賣新聞』社載，威爾基對我國提出要求五點，有（一）美空軍指揮中國全部空軍，（二）美國單獨控制與中國國內航空有關事件，（三）將中國機械化部隊置於英美控制之下，（四）中國陸軍由英美作戰會議，派遣英美籍軍官指導之。（五）規定英美蘇分區擔任開發中國之經濟等語，純係無稽狂謔，嚮壁虛造。蓋凡在中國戰區內聯盟國之軍隊，皆必歸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之指導，日寇此項譎詭，其用意全在蠱惑我淪陷區之國民，以傷害美國對我取消特權，放棄不平等條約所獲之信譽，妄冀中傷我國與盟國間之感情，實屬顯而易見。敵寇黔驢技窮，於此，可見其心勞日拙，實不值識者一笑也」。

即其顯例。如果我們不注意這些，而把各通訊社的消息，都認為充分的，真實的消息；把來源不同的消息，都認為有同等真實性的消息：那就一定會上當。不僅由於通訊社的不同，而消息的真實性會有不同，而且即使是同一個通訊社的消息，也會因發出這個消息的地點不同，而其真實性也有不同。例如關於德蘇戰爭的戰況，同樣是合衆社的消息，而由於發出這個消息的地點，有莫斯科，倫敦，紐約乃至維琪，日內瓦，斯德哥爾摩的不同，而內容，也就有詳略真偽的差別。因此，我們注意消息的來源，不僅要問它是由那一個通訊社發的，而且要問它是從那里來的。不僅關於各通信社的電

訊是這樣，關於報紙自己的專電和通信，也是這樣。

最後，必須根據多方面的事實，鑒別新聞消息的真偽。例如過去日本同盟社常常放送所謂「大東亞建設成功」的消息或在我佔領區，實行所謂「王道政治」的消息，即便沒有別的通訊社發出和它相反的消息，而只能拿事實來對照，我們便可知道它是騙人的宣傳。我們可以從日本是實行着野蠻的侵略戰爭的事實上。從日本國內經濟困苦的事實上。從日本人民反戰運動的事實上，從所謂佔領區人民受着種種痛苦的事實上，清清楚楚地知道同盟社的宣傳，完全是騙人的鬼話。不過這種消息，有時，也不能完全棄置不顧，爲它會透露出它的一點侵略動向和侵略企圖。例如，在日本投降前的廣播會說，日本要建築由我東北到新加坡的鐵路。究竟它能不能做到這一點，當然很成問題，但從這消息可以看出它是存着這種幻想的。又如，在過去張古峰，諾門坎事件發生之前，日本同盟社便首先散佈蘇聯軍隊侵入偽滿邊境。好像它是反對蘇聯的侵略行動，實際這正是它準備侵略蘇聯的煙幕。事實上，侵入別的國家的邊境的，不是蘇聯，而是日本。根據過去許多諸如此類的事實，我們可以知道當它裝着偽善的面孔，指責別人的非法行動時，正是它自己要開始非法行動。因此，只要我們能够辨別消息的真偽，和它放送這些消息的作用，那我們就應該注意這些消息，利用這些消息更不能不依據事實鑒別其真偽。

就關於國際問題的評論而言，不論述評也好，評論也好，專論也好，由於刊載它的報紙或作者個入的立場不同，而內容也就有了正確和錯誤的差別。在運用它時，必須首先認識其是否正確。但正確

而空泛的東西，是一種八股式的東西，可以一讀，不必多讀。應該精讀的乃是不僅立論正確，而且內容豐富的論文。另一方面，縱使立論不正確而內容豐富的論文，也不能不讀。因為一方面讀了它，可以使我們了解，錯誤的理論是些什麼；他方面，從他豐富的資料中，可以使我們披沙揀金地，獲得一些可能的資料。

上面主要是就報紙而言，雜誌也是同樣的。報紙上的新聞消息和評論，因由於各通訊社，各報館乃至記者或作者個人的立場不同，而使它們的內容也有所不同，即在雜誌也有同樣的現象。在今天，可以說沒有一個雜誌或一個雜誌的作者，沒有自己固定的立場。絕對中立的雜誌或中立的作者，是很少的了。所以要從雜誌採用材料的時候，也必須經過鑑別和選擇，採取正確而內容豐富的東西，拋棄不正確和空泛的東西。如果選擇得當，雜誌的資料或者可以總比較報紙的資料更為有用。

關於國際問題的專著，對於研究目前的國際問題，雖很少能供給直接的資料，但却能供給基礎的，系統的，補充的資料。例如在這次世界戰爭中法國失敗的原因，雖然我們在報紙，雜誌上零零碎碎地可以看到一些，但是如果更能以愛倫堡的「法國失敗的教訓」一書作補充，那就更能詳細明瞭法國失敗的經過。像這樣的書是應該一讀的。特別是供給我們基本知識的書，像「國際問題概論」等，以及內容豐富，立論正確的專著，像「世界政治」等更要仔細地讀。不過並不是每一種專著，都是內容豐富，立論正確。有的，不免立論正確，而內容空虛；又有的不免內容豐富而立論錯誤；甚至在一本書內，也有時是某一部分正確，某一部分不正確，某一部分含着豐富材料，某一部分盡是一套空話。

因此，我們必須精細地去選擇。不能隨便抄襲。

專著以外，史料和外交文獻等的運用，也需要經過自己的熟讀和精選，不是可以拿來就用的。史料主要是把報紙的材料系統地蒐集，整理，編集而成。良好的史料，參考起來，比較翻閱報紙便利，且有系統。但史料還僅僅好像從礦山開採的鐵砂，而不是經過冶煉的鋼鐵，雖說是經過整理，編纂，而其着重的原在蒐集，所以內容儘管豐富，却並不一定精粹，甚至連蒐集的工作，也不一定做得够。因此，運用它，也還必須經過選擇乃至補充。由史料進而成為歷史的著作。是比史料精粹了。但它和其他專著一樣，也還是有正確和錯誤，豐富和貧乏之分的。運用起來，也同樣需要鑑別和補充在史料的運用中，有些東西必須熟記，像國際重要事件的發生日期，重要人物的生平立場，以及國際地理等。

外交文獻是蒐集各國外交文件編纂而成。譬如「中外條約集」之類的東西。但是外交文獻中並不是把一切重要的外交文件都包括在內，除了因時間性的關係，有些最近產生的外交文件不能包括進去以外，更有些秘密的外交文件是無法從這里找出的。特別是在過去秘密外交時，差不外兩國間締結的條約，直到廢止之後，還不公開發表的也有，現在，秘密外交時代，雖已成過去，有些條約曾在國際聯盟登記，有些條約在締結後，立即公佈出來，所謂秘密條約，原則地說，已不復存在，但爲了實際要求，不全部公佈，還保留部分的秘密的條約，仍不能說是絕對沒有。所以要蒐集外交文件，只從公佈的文件里蒐集，還是不够的。有可能的話，還需要在文獻以外，去蒐秘密的外交文件。不過外交文獻無論如何，總是大部分外交文件的總匯。必須利用它。利用外交文獻不僅是臨時翻翻而已，並且必

須熟記重要的條約內容和締結的日期。像法官和律師熟記法律條文和判例一樣。

最後，統計數字的利用，也必須認真地求其正確，決不是馬馬糊糊地任意抄上一個，就能作為我們分析和判斷的可靠根據。因為如前所述，統計有正確的，也有不正確的，甚而還有偽造的，如果我們把錯誤的虛偽的統計當作正確可靠的統計來利用，必然影響到我們的分析和判斷，便不能獲得良好的結果。要判斷這一個統計可靠不可靠，便須注意它的來源和發表時期。一般地說，和這事件有關的機關，團體，或個人所發表的統計，較和它沒有關係的方面所發表的統計為可靠；最近新發表的統計比較過去早已發表的統計為可靠。所以決不可隨意檢拾一不負責任的統計或陳舊的統計為根據。但有時，和事件有關係的方面發表的統計和最近新發表的統計，也可能因發表者的疏忽，錯誤或有意隱蔽事實。成為不可靠。因此，在運用統計時，必須比較各個統計。不僅這樣，各個統計之間，常有連帶的關係。只靠一個孤立的統計，是不能獲得正確的結果的。必須就各個統計精密研究其相互關聯，才不至於有所偏頗。除掉上述運用報紙、雜誌、專著、史料，外交文獻，統計數字等資料外，為了充實我們研究的內容，鍛鍊我們批評的能力，糾正我們認識的錯誤，更應充分利用報告，演講或討論的機會；像國際問題座談會，研究會之類的集會，都應該去參加。這樣，才不致使我們的研究，脫離現實，變成一種書本上的抽象知識。

2 國際現象的分析和判斷

a 認識國際現象的真相

我們研究國際問題，不是僅明瞭國際現象變動，發展的一般法則，而是要明瞭每一個國際現象變動，發展的具體法則和因果關係，這便需要我們就每一個具體的國際現象運用各種資料去做具體的分析和判斷。這工作，第一步就是清楚地了解每一國際現象的內容。僅在表面上，看到它形式上的表現，便據以做為研究的根據，是不會有成效的。

任何一種社會現象都有內容和形式兩方面。它們是互相對立，同時，又互相依存的東西。沒有內容，形式就不能存在，沒有形式，內容也無從表現。普通在批評一篇不好的文章的時候，常好用「沒有內容」這樣的話，實際，這句話是不科學的。世界決沒有沒有內容的文章。普通所謂「沒有內容」，只不過是說「內容貧乏」罷了。儘管內容貧乏，依然是有內容的。同樣，每一個國際現象都具有它的內容：內容經過形式表現出來。例如過去日本的對華侵略政策，是以侵佔中國領土，奪取中國資源，奴役中國人民為內容，而這種內容就是以壓迫中國締結不平等條約的實行對華經濟榨取以及武裝佔領中國的領土等形式表現出來。反之，在這同一個時期的中國的對外政策的內容便是和愛好和平的國家建立友好邦交。對侵略我國的國家，則以武力抵抗，而這種內容的表現形式，就是和英美蘇各友邦建立良好關係，締結了互相扶助的條約，並和他們共同參加了國際反侵略戰線。

形式是內容的表現形式；從而它也是適應着一定的內容出現的，是爲內容所規定的，日本在發動大規模的侵華戰爭之前，對華商品的傾銷，是採取着公開傾銷和走私傾銷的形式，而大規模的對華侵略戰爭爆發後，由於中國的抗戰，遂使和平的公開傾銷變成不可能，而走私傾銷的形式，也變成公開地武裝保護的形式了。德義日侵略國家內部的經濟，政治危機嚴重化的結果，使它們的內外政策，發生了內容的變化。於是和平的侵略形式，就必須以武裝的侵略形式來代替。這却表示形式適應着一定的內容並爲內容所規定。但是有時，形式也能影響內容。使內容更加發展。比方說，國際侵略戰線的侵略戰爭愈是殘暴，愈是兇猛，則它的侵略氣焰，也就愈加強烈。反之，反侵略戰線愈鞏固，愈擴大，則它的力量也就愈雄厚。不僅這樣，形式的表現，有時，可能和內容不完全一致。一般地說，內容常較形式發展快。變化多。當內容已向前發展，而形式仍停止在原來的階段的時候，形式就變成內容的障礙物，而和內容發生了不一致的衝突。只有打破這個障礙物，另換一種新形式，才能和內容一致，比方說，人類社會的內容發展到資本主義的成分已經成熟，則封建制度這種表現形式，就變成了社會發展的障礙物，而不能不爲資本主義制所代替。又如過去國際戰爭的解決，主要是靠外交談判的方式，但當侵略國家發動侵略戰爭，破壞國際和平後，解決國際戰爭的外交談判的形式，就不能不被拋棄，而採取以戰爭解決的形式，另一方面，內容並沒有發展到這階段，而急性地，製造出一種超過內容的表現形式，或並沒有這樣的內容，而擺出一種和內容不相符合乃至互相矛盾的偽裝的表現形式，都不是絕對沒有的事。例如過去日本的立憲政治，便是偽裝的立憲政治。它僅有立憲政治的形式，而

立憲政治的內容並不完備。又如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本的對美談判，形式上，是表現着努力消弭戰爭，而其內容却是準備戰爭。

因為形式和內容在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我們可能透過形式，發現它的內容。但又因為形式有時是和它的內容不完全一致的，所以我們必須透過形式去發現內容，不可把形式便當做內容。

不僅這樣，每一國際現象都包含着複雜的內容。這些內容並不都是表示國際現象的真相。甚至它所表現的恰恰和真相相反。例如過去日本對中國所採取的政策，明明是要奴役中國，滅亡中國，但在它的宣傳上，却以「共存共榮」為標榜，並樹立傀儡政權，以證明它的宣傳並不是欺騙。它對於南太平洋英美各國屬地的進攻，明明是實行侵略政策，而却說是從英美各國手中解放有色人種，並也到處利用一部分土著民族，以替它做事實上的辨護。這些內容也都包含在它的侵略行動之內，但它却做着偽裝的非侵略的表現。如果有人相信這些內容的表現，是它的行動的真相，那就是大錯特錯。實際，這些宣傳，都不是表示它的侵略行動的真相。又如日本發動侵畧戰爭後，人民生活較前更苦，人民所受的壓迫較前更重，這種情形下，一九四三年日本的總選舉的結果，當然應該產生反對壓迫人民，剝削人民、加深人民痛苦的議會。但事實上。它的選舉的結果，却適得相反，這顯然不是表示事實的真相。表示事實的真相的却是東條內閣的包辦選舉。因此，在那次選舉之後，儘管東條高唱全國人民已團結一致，而實際上，並沒有團結一致。如果僅據總選舉的表面結果和東條的欺騙，遂斷定日本確已全國一致，那就大錯特錯。

因爲內容也不都能表現每一國際現象的真相，所以我們不僅不能完全信賴形式，而且也不能完全信賴內容。對於內容也還需要得深刻地觀察，以發現它的真相。就是說。我們必須就每一國際現象自身的發生原因和變化過程，及它和其他國際現象之間的相互關聯和相互異同去詳密觀察，以認識它的真相，而不容含糊了事。

b 把握國際現象的動向

我們曾經說過，一切社會現象都是變化與發展的，國際現象也是如此。所以我們分析和判斷一個國際現象，不僅要認清它的真相，而且要把握它的變化和發展中的動向。否則我們的分析和判斷不免要陷於錯誤。例如太平洋大戰爆發前的日美談判，最初，雙方未嘗不希望獲得一個滿意的解決，但在談判的變化和發展中它已經變成一種戰爭的煙幕乃至戰爭的序幕了。當時，有人武斷地說，日美一定妥協，就是沒有看見它的變化和發展。

一個國際現象的變化和發展，並不是任意發生的，必有其基本原因和其體條件。譬如就日蘇戰爭這一問題說，我們要判斷它能不能發生，便須首先認清日本和蘇聯這兩個國家在基本性質上的衝突，再從歷史的發展最近的國際情勢的演變中，找出這兩個國家。在經濟，政治各面的衝突對立，並在這些對立中發展着的日蘇雙方經濟，政治的具體情形。這樣，就獲得了日蘇可能戰爭的根據，也就是使戰爭爆發的基本原因。但基本原因並不一定立刻便能發生作用，在它以外，還有各種必要的具體條件，對現象發生着更直接的作用，把二者結合起來，才能把握國際現象的變化和發展的動向。例如就

前舉的日蘇戰爭問題說，在獲得日蘇可能戰爭的基本原因後，還必須注意和日蘇戰爭有關的各種條件，像蘇德戰爭的發展情形，整個國際反侵略戰爭的形勢，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發展，中蘇目前的關係，蘇聯遠東的實力，日本在偽滿的兵力以及日本內部情況等，就是它的條件。對於日蘇戰爭的發生與否，更有直接的作用。只有把上述基本原因和具體條件結合起來去研究，才能對日蘇戰爭的問題，得到正確的判斷。關於其他問題也是同樣。

基本原因和具體條件的作用不同：前者是主導的，後者是次要的；從而前者起着決定的作用，後者只是輔助的作用，這是必須認識清楚的，譬如有人認為過去日本在對外侵略的方面上，海軍與陸軍之間，存在着不同的意見；海軍主張南進，陸軍主張北進。它們永遠不會有統一的意見，因而日本對蘇聯進攻是沒有成爲可能。同樣，在過去對於日本是否進攻中國的推測也有人以爲日本內部的不一致，使它不能進攻中國。這都犯以條件代替基本原因的錯誤。因爲日本的半軍事的半封建的帝國主義體制和蘇聯的社會主義體制，是使日蘇互相對立和衝突的基本原因；日本的侵略政策和中國的解放運動是使中日相互的對立和衝突的基本原因；這些原因不消滅，則日蘇戰爭和中日戰爭的可能便存在着。日本統治階層內部的不一致，則不過是一種條件。它對於日蘇戰爭或中日戰爭，只有阻礙或延緩的作用，而不能根本消滅戰爭的可能性。拋開基本原因而只從條件上判斷問題，其結果一定是錯誤的。但另一方面，也有些人完全不注意條件，而只着重基本原因，也同樣會犯重大錯誤。例如他們認爲社會主義的蘇聯是和資本主義國家是絕對對立的。因此，蘇聯只能和弱小民族以及全世界的勞動群眾結成

統一戰線，而不能把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國包容到這戰線中來。他們不知道具體條件可給於基本原因的影響。在具體條件不具備時，基本原因是不會立刻發生其應有的作用的；有時，它需要經過曲線的過程，發揮自己的作用。不問具體條件如何，抽象地，斷定基本原因一定會毫無折扣地，立刻發生它應有的作用，那是一種書生之見。其實，基本原因的本身就不是抽象的東西，它包含着複雜的具體內容。譬如我們說，德國和蘇聯之間，存在着對立和衝突，那不是僅指一般的，抽象的概念，而且包含着他們之間的對立和衝突的具體情形，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和蘇聯之間的具體關係等在內。這就和具體條件有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了。

自然，另一方面，所謂具體條件也不是具有同等作用的。在具體條件中，有必要條件也有非必要條件，所謂必要條件，就是給予基本原因以直接影響，且成爲基本原因發展的動因的條件，所謂非必要條件就是與基本原因關係較少的條件。必要的條件和基本原因同樣起着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作用，而非必要條件的作用，便是可有可無，不關重要了。

認清楚每一國際現象的變化和發展的原因和具體條件後，我們便可能把握它的變化和發展的動向。因爲每一國際現象的變化和發展，在基本原因和具體條件的作用之下，都含有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或變化爲一個新的現象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發展到一定的限度，便變爲現實性，而新的階段或新的現象便實現了。例如在日蘇和平關係中，便包含着日蘇戰爭的可能性，而由於日蘇之間的對立和衝突的不斷發展，日蘇關係的不斷變化，以及一切有關條件的逐漸具備，遂使日蘇戰爭終於爆發。又像

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行中，便包含着國際和平的可能性。更由反法西斯侵略戰線力量的不斷增強，反法西斯侵略戰線的逐漸勝利，這種可能性更加增大，到侵略戰線潰敗，今天的新的國際和平產生就實現了。

使可能性實現，基本原因的發展，起着根本的作用，而各種條件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例如日蘇戰爭可能性，就日蘇基本關係的發展的自身說，差不多遠在蘇聯出兵東北以前，就已經達到實現的界限了。但爲什麼它沒有立刻實現呢？那就是因爲當時具體條件還沒有具備。如果希特勒能順利地佔領史塔林格勒；如果英美在太平洋戰場上不能發動反攻；如果中國戰場上也不能給予日本以有力的打擊和牽制，那末由日本發動的進攻蘇聯的戰爭，或已實現了。再就我國抗戰說，全國人民早已確信最後勝利是我們的。但是如果沒有我們全國人民的努力，沒有英美蘇在歐洲和太平洋上的勝利，特別是沒有蘇聯的出兵東北則勝利的實現，就不免受了阻礙而致延緩。所以條件對於可能性的實現，是有很大的關係的。我們決不可忽視它。

正因爲每一國際現象變化和發展的可能動向，是有着它的基本原因和具體條件，所以只要我們能够正確地認清楚這些基本原因和具體條件，那我們自也就能夠正確地，把握它的動向了。不過我們知道每一國際現象的内部都包含着相互對立的兩種成分，由於這兩種成分的相互激蕩而產生變化和發展的基本原因，因而基本原因的本身就可以有正反兩方面。這使變化和發展的可能動向，也隨之而有了相互反對的兩個。尤其如果我們不忽視具體條件的作用，那我們就更不能不承認變化和發展的可

能的動向是有兩個了。因爲具體條件常有兩方面，而正面的條件，並不是常常具備着的。例如侵略戰線之間的戰爭，一般地說，反侵略戰線必將獲得最後勝利。但在實際鬥爭中，反侵略戰線當然有勝利的可能，而侵略戰線也不是決沒有僥倖成功的可能。不過這兩種可能，不能等量齊觀。他們中間有一個佔着主導的地位；它應該比較另一個更容易實現。如果我們詳密觀察侵略和反侵略二條戰線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文化，思想的諸勢力的發展，觀察各國人民對於二條戰線擁護與反對的態度，以及最近各戰場上的實際戰況，那我們就可斷定反侵略戰線獲得勝利的可能是超過侵略戰線獲得勝利的可能的。只承認正面的可能，而抹殺反面的可能，其所下判斷，固容易陷於武斷，但把正反兩面的可能等量齊觀，而以爲這也有可能；那也有可能，則又變成摸稜兩可之說了。其實，正面的可能的實現是具有着必然性的。不過當條件沒有具備時，它還只是一種可能，而不能立刻實現。在這時候，反面的可能才有實現的機會。例如由於侵略國家的經濟，政治，社會內在着的各種相互對立的成分發展的結果，必然要發動對外的侵略戰爭，而同時反侵略國家爲了保衛其獨立與生存，也必然要實行反侵略戰爭；因此；侵略和反侵略戰爭的發生是必然的。但這種戰在什麼時候，什麼地域爆發？那就是偶然的了。例如日本侵略者進攻中國，便發生了中國的抗日戰爭，進攻南太平洋，便發生了南太平洋上的反侵略戰爭，德國進攻蘇聯，便發生了蘇聯的抗德戰爭。這就侵略與反侵略戰爭的一性般性質說，是必然的，而就戰爭發生的時期和地域說，却是偶然的。在這些戰爭爆發之先，我們可以斷定這種性質的戰爭必將爆發，但一直到發現了具體條件已經具備爲止，我們還很難斷定侵略的戰爭必然表現爲在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開始的中日戰爭，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七日爆發的南太平洋戰爭以及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由德國發動的德蘇戰爭。這些偶然爆發的各個戰爭，是必然發生的整個侵略反侵略戰爭的局部的表現。它包含於後立之中，爲後者所規定，而後者則經過它表現出來。假使沒有這些偶然爆發的各個戰爭，我們也就無從看到必然發生的整個戰爭了。而這些偶然爆發的各個戰爭，就其自身觀察，也是具有必然性的。例如中日戰爭就它和整個侵略和反侵略戰爭的關係而言，它是偶然的。但它自身的終將爆發，却依然是必然的。因此，我們不僅對於整個國際現象的變化和發展，能夠把握它的可能的動向，而且對於國際現象的局部的變化和發展的可能動向，也不是決不能把握的。自然，有時正面的可能性不僅沒有必然實現，而且也沒有偶然實現；所實現的，倒是反面的可能性。但這並不是表示正面的可能性完全被推翻，因而我們也就無法把握國際現象的變化和發展的可能動向，而只是表示當正面的可能的必然和偶然實現的條件都還沒有具備的時候，反面的可能得到實現的機會罷了。究竟正面的可能實現呢？還是反面的可能實現？主要是看具體條件如何以爲斷。只要我們能夠清楚地認識具體條件，我們便能夠獲得正確判斷。不僅這樣，如果我們能夠助成有利於正面的可能實現的具體條件，那它必然會像我們預期的那樣實現。今天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正是證明有了這個真理。

C. 認識真相把握動向的各種方法

用什麼方法來認識每一國際現象的真相，把握每一國際現象的變化和發展的可能動向呢？這首先就要採用抽象法。所謂抽象法就是從複雜的具體現象中，捨去混雜的，枝葉的，不重要的部分，而

留下它的單純的，主要的，基本的部分，做爲研究的基礎。這樣，就能發現這一現象的一般的本特徵。這特徵是同類的現象所共同具有，而爲不同類的現象所不能具有的。例如就德蘇戰爭而言，如果我們捨去一切混雜的，枝葉的，不重要的部分，則可以發現它的基本特徵，是侵略和反侵略的戰爭。而這特徵是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乃至一切侵略國和反侵略國之間的戰爭所共同具有的，所以又爲一般的。但另一方面，它決不是侵略國和侵略國之間爲爭奪殖民地和瓜分世界所實行的帝國主義戰爭所具有的性質。因此，我們不能把德蘇戰爭認爲帝國主義戰爭。但僅是這樣還不夠。因爲它還不能完全了解德蘇戰爭的具體情況。我們必須從抽象再回到具體，即根據一般的基本特徵，去剖析以這一種特徵爲基礎而表現的各種具體情況及其發展過程。這樣，才能真正了解一個現象的內容，不溺於空洞的概念，也不迷於混雜的狀況。

在抽象法之外，所必須採用的，是分析法和綜合法。分析法是把做爲研究對象的現象的統一體依據各自的特徵，分解成若干組成部分；而綜合法是把這些已分解的若干組成部分，重新綜合起來成爲一個統一體。分析並不是把現象單純地分割爲若干部分，而是要找出這一現象中的各種相互對抗的因素，並分別那些對抗是本質的，那些對抗是非本質的，那些對抗是主導的，那些對抗是次要的。同樣地，綜合也不是把許多因素，綜合在一起，就算完事，而是要把研究的對象看爲是含有許多關聯和規定的統一體，認識它內部相互對抗的各成分的相互關聯和統一過程。這樣才不致見林不見樹，或見樹不見林，甚或所見的，既不是樹，又不是林，而是黑漆一團。例如，我們要研究日本侵略中國的目

的，那我們就該分析日本與中國在經濟，政治上的相互關係，中日各自內部的具體情況，日本在中日戰爭中所採取的各種行動以及日本侵略戰線的關聯等各個部分，然後再把這些各部分綜合起來，便可斷定日本侵略中國的目的，是在滅亡中國，決不僅是「膺懲」而已，更決不是要建立「共存共亡」的和平關係。

此外，歸納法和演繹法如果能適當的運用，在研究國際問題上，也是有效的方法。歸納法是把各個同類的具體的國際現象，歸納在一起，而得到一個概括的，抽象的判斷。例如，我們知道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反抗日本的侵略，蘇聯的抗德戰爭是反抗德國的侵略，英美的對德義日作戰也是反抗侵略，因而我們便可歸納起這些戰爭，而概括地下一判斷，說一切反抗侵略的戰爭都是反侵略戰爭。和歸納法正相反，演繹法是把一個既存的概括的，抽象的判斷，適用到各個具體的國際現象上去。例如根據一切反侵略的戰爭都是正義的戰爭這一既有的概括的判斷，演繹出去，我們可以斷定中國的抗日戰爭，蘇聯的抗德戰爭，英美的對德義日作戰，都是正義的。有歸納而沒有演繹，只能認識從過去到現在，而不能知道從現在到將來；有演繹而沒有歸納，則將陷於以抽象代替具體，以一般抹殺特殊，以法則強制事實的錯誤。二者必須相互為用，才有效果。

不僅這樣，歸納法和演繹法又必須抽象，分析和綜合的作用，才能獲得正確的結果。不經過抽象，分析和綜合，歸納法便不能真正認為那些國際現象是同類，那些國際現象是非同類。因而也就不能把各個同類的，具體的國際現象正確地歸納起來。恰恰相反，其所歸納起來的國際現象，可能常是非

同類的。例如這一次世界戰爭和第一次世界戰爭，決不是同類的戰爭，而有些人却把它們歸納起來，給以一個都是主義戰爭的判斷。又如納粹主義決不是社會主義，但有些人却相信希特勒的欺騙宣傳，以爲希特勒的納粹黨。真和它的名稱所表現的一樣，是一個社會主義的黨。同樣，不經過抽象，分析和綜合，演繹法不能清楚認識各個國際現象的真相。因而也就不能知道它們是不是和既存的判斷相互吻合，自更無從有效地，把這判斷適用到它們上去了。例如「殖民地的革命運動是合理的運動」，這句話差不多已成舉世所公認的真理了。但在此次反法西斯戰爭時的具體情況下，則對於朝鮮可無條件地適用，而對於印度則不能完全適用。印度的解放運動，在這個時候，只能採取和平方式，而不能採取革命方式。如果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是合理的運動」這句話，無條件地，完全在英國也參加的反法西斯戰爭中間，也在印度適用起來，無疑地，是犯了絕大的錯誤。

和歸納法與演繹法相接近的，還有所謂類比法。類比法不是根據各個同類的國際現象歸納中一個概括的判斷，也不是依據一個概括的判斷，適用別一個具體的國際現象，而是以少數乃至一個國際現象爲例，而類推到另一個國際現象。例如以一九四一年冬莫斯科危急時，日本曾擬進攻蘇聯爲例，而類推到此次戰爭中德軍如攻陷史塔林格勒，則日本當必進攻蘇聯。這方法，有時可以運用，但錯誤的可能性極大。因爲要保證它不錯誤，除非你能够完全看清楚這二個國際現象的一切內容至少主要内容完全相同。但在軍事上，兩個國際現象的內容和條件完全相同是很少可能的。因此，類比法的運用，更容易發生錯誤。例如汪逆精衛便曾以列寧曾對德締結布來斯特條約爲例，類推到我國倘對日締結割

讓東北的屈辱條約對國家是有利無害的；又如以阿比西尼亞抗議戰爭的失敗，類推到我國抗日戰爭也
不一免失敗。這顯然都是胡說。

最後，在研究國際問題上，有一不可不採用的方法，那就是統計法。我們在前面曾指出在研究國際問題上，運用統計資料的必要。但僅運用既存的統計資料還不夠，必須自己更根據各種事實，編製正確的新的統計。例如我們要了解過去日美海軍力量的對比，除却根據既存的統計資料，可以明瞭日美雙方原有的海軍力量的對比外，還必須更進一步，明瞭雙方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的艦隻損失和補充。關於這一點，便一時得不到有系統的統計資料。因此，我們必須自己去搜集報紙登載的這種事實和不完全的統計，編製新的統計，以作為研究的根據。這便是統計法的運用。這方法不是獨立的方法；是抽象，分析和綜合的準備與補充。

如果我們能夠適當地運用以上這些方法，那我們便不難明瞭國際現象的真相和把握它的變化和發展的動向了。

憲法論

韓幽桐著

中國正走上和平建國的民主大道，憲法是人民幸福及權利之保障，凡是一個現代國家都不能沒有憲法，同樣凡是一個現代國家的人民，便也不能忽視憲法，這是一本關於憲法的基本讀物，它詳細的告訴了我們關於中國憲法實際問題的研究

北平中外出版社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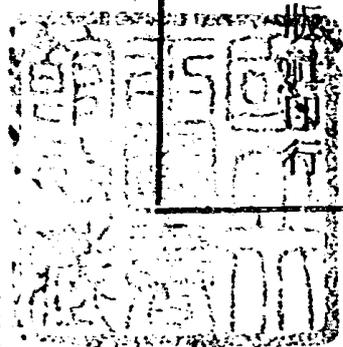
二次大戰文獻

立華編

這本書搜集了所有二次大戰的重要文獻，從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間世界上所有名人演說，及各種宣言盟約，詳載無遺，是一本研究國際問題的重要工具書

北平中外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卅九年九月九日贈送



國際問題研究法

著者

韓

幽

桐

發行人

孫

伏

園

出版者

中外出版社

上海中正東路一七二號

重慶美專校街九十七號

北平西長安街甲二三號

經售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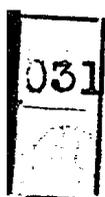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北平初版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scribble.



\$600